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 履園叢話

〔清〕錢泳撰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上

〔清〕錢泳撰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清]錢泳撰

張偉校點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四川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21<sup>3</sup>/<sub>8</sub> 印張·386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數：1—12,700冊

統一書號：11018·819 定價：2.00元

## 點校說明

我國古代筆記之作，肇始六朝，經唐、宋、元、明各代的不斷發展，到清代達到全盛時期。清代筆記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舉凡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書畫、詩文詞章、人物軼事、社會異聞，以至各地的風俗民情，都有所記載。可以說，清代的筆記種數之多，涉及方面之廣，都超過了前代。錢泳的履園叢話，就是清人筆記中較有參考價值的一種。

錢泳生於公元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卒於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初名鶴，字立羣，號台仙，一號梅溪，江蘇金匱（今無錫）人。能詩，工書，尤長隸書，所摹唐碑及秦漢金石斷簡不下數十百種。著作也多，有說文識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石目、梅溪詩鈔、蘭林集等。錢泳一生，未至顯官，長期作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以見聞較廣。他交往的人物很多，在北京時，曾結識當時著名書法家成親王永理，詒晉齋法帖的摹刻，即出自錢泳之手。作者這種廣泛的社會閱歷，已反映到履園叢話一書中，使他的書內容比較豐富。

履園叢話共二十四卷，基本上一門為一卷，計有舊聞、閱古、考索、水學、景賢、耆舊、臆

論、譚詩、碑帖、收藏、書畫、藝能、科第、祥異、鬼神、精怪、報應、古蹟、陵墓、園林、笑柄、夢幻、殿以雜記兩卷。單從門類我們就可以看出，此書正體現了筆記廣和雜的特點。書中所記，多爲作者所親身經歷，敘事具體翔實，卽使得諸傳聞，也必指出其來源。

由於本書門類繁多，且門類之間，各不相屬，若系統概括它的內容，比較困難，這裏只能就其各門的大致內容、史料價值簡單作些說明。

舊聞一門，多記明末清初軼事，屬於稗乘野史之類，可供治史者摭拾。其中有些條目提供了較爲重要的史料。如「田價」、「米價」、「銀價」諸條，記載了明末至清道光年間田、米、白銀價格的變化以及銀、錢兌換的比例。如：「康熙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這裏具體記載一個地區在不同年代米價的漲落，是難得的經濟史資料。

閱古一卷，是作者的金石文字經眼錄，或記傳世彝器的收藏流傳情況，或考訂器物文字的時代，或鑒定器物的真偽，或評論其書法特點。其中「銅鼓」條關於銅鼓起源的考訂，作者

糾正了前人和當世學者的誤說，認爲銅鼓起源于西南的苗族，這一結論和現在學者的論斷大致相合。

考據之學，並非作者所長，其考索一門，雖亦出經入史，廣徵博引，而精義無多。其中有些條目，也間有可取，如海市蜃樓條：「王仲瞿嘗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其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神疑鬼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蜃樓，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當然，作者對於海市蜃樓這種自然界光折射現象，還不可能作正確的解釋，秦皇、漢武求仙之舉也未必由此，但他的解釋還是接近科學的，可以給人一些啓發。

水學門主要記述三吳地區水利工程的興廢、河道的變遷、歷代治水的得失利弊。這些資料，可作爲研究水利史及歷史地理之一助。

其景賢、著舊、科第諸卷，雖說作者旨在「勸孝弟，警薄俗」，「思老成，奉楷模」，以及「紀人材之盛」，但涉及人物較多，且內容多關文人學者的學行、經歷、交游和遺聞軼事，客觀上爲我們保留了不少人物傳記資料。其中有些人物並不見於史傳，這些史料就比較寶貴，有的人物雖然史書有傳，但與此互有詳略，因而，這裏的記載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譚詩一門，主要談選詩的標準和關於詩的鑒賞。同時也收集了一些詩人的生平資料以及一些無名氏的詩作。作者雖然能詩，但鑒賞力平平，無甚可取，倒是有關詩人的生平資料及所錄某些詩作，對研究者更有用處。

碑帖、收藏、書畫、藝能等門，為作者所長，是本書較有參考價值的部分。碑帖門中「周石鼓文」條，記述了我國傳世最早的石刻「石鼓」的流傳過程，並臚列了歷代各家對石鼓文所屬時代的看法，指出明人楊升庵全文拓本之僞和清人孫星衍以假當真為「好奇之甚」。作者雖未對石鼓的年代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所收集的資料，無疑為研究石鼓文提供了方便。「宋刻」、「明刻」、「本朝刻」諸條，歷數宋至清著名法帖的鈎勒摹刻的經過，各種法帖之間的分合補綴情況，還品評了各種刻本、拓本的優劣。「僞法帖」條，鑒別了各種名帖的贗品，指出其作僞的特點、僞迹。由於作者長於書法，鑒別力亦較高，尤其應注意的是，不少著名法帖的摹刻，錢泳親與其役，對其中的奧秘，作者知之甚悉，因而他的意見往往是中肯的。以上各節是研究帖學較為重要的資料。收藏門主要內容是記述自唐至元代名畫、名帖的收藏流傳等情況，對所收的每一種帖、每一幅畫，必詳記其字數多少，卷幅的尺寸，審辨其紙張墨色，詳錄歷代收藏家的圖書印記。對於從事書畫的收藏和鑒定的工作者來說，是有用的資料。其論書學部分，可視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簡史。對於書體的演變，從鐘鼎文、篆隸直至行楷，作了簡要的



介紹，分析了歷代各個書法流派的淵源，探求著名書法家的風格，品評其藝術造詣的深淺，並爲初學書法的人指出學書的門徑。當然，有些意見可能出於作者一己的愛好，未免失之於偏，但總的來說，還是可取之處爲多。

此書中祥異、鬼神、精怪、報應、夢幻諸門，或宣揚封建迷信，或進行因果報應的說教，還有其他不健康的描述，這是本書的糟粕。但在這類條目之中，有些也在客觀上提供了較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如祥異門「妖言惑衆」條，記載了嘉慶二十年安徽巢縣人方榮升聚衆起事的始末，對這次起事的宣傳手段、組織形式、起事的經過等，敘述頗詳，清實錄亦載其事，但遠不如這裏具體。這就有助於對清代中葉農民鬪爭的研究。

本書古蹟、陵墓、園林諸卷，可以說是作者游歷河北、北京、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實地考察記錄。各地的文物古蹟、山林別業、舊寺古剎，作者每到一地，必詳記其所屬時代、方位、道里、建築的規模特色、興廢經過等，並附載有關的詩詞文章，尤其對我國園林之冠的蘇州園林，更言之甚悉。這些記載非但可備文物考古工作者參考，也可供游覽訪古時閱讀，使人增長地理和歷史知識。

笑語諧言，間有可取，它不僅是使人解頤，往往在幽默之中暴露出那個時代的種種黑暗、腐朽、齷齪的社會現象。笑柄一門中有不少條目即是如此。如「讀時文」條：「余少時見鵝湖華

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生曰：『鵝湖真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三言兩語，就反映了當世人對於熱衷於通過習時藝以獵取功名利祿之輩的鄙視，對八股取士的諷刺也入木三分。又如「戲言」條：『吾鄉華兩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間。嘗曰：『吾長子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聞者莫不笑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官吏的無能和糊塗。「陋吏銘」則極盡巧妙諷刺之能事：『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爲陋吏銘者，其辭曰：『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入秤青。談笑有場商，往來皆灶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活畫出封建官吏的唯利是圖面目，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沒落。這些笑話，確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本書最後兩卷爲雜記，其中多數條目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但也間或有可資參考之處，如「裹足」條關於裹足起於何時的考證，就言之鑿鑿，引證了大量證據，認爲裹足始於五代。這一結論，在今天看來也還是站得住腳的。同時，作者還亟言裹足之弊，認爲婦女裹

足，「無益於生民，有關於世教」，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這種見解，出自當時封建士大夫之口，還算是難能可貴的。

總的來看，履園叢話一書，雖然瑕瑜互見，精華和糟粕並存，應該說它在清人筆記中還是屬於比較好的。它對於文史研究工作乃至自然科學史某些問題的研究，都具有參考價值。自然，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和他的階級局限，不可避免地會在書中反映出他的封建士大夫的立場觀點，這是我們在閱讀時應該注意的。

履園叢話只有道光十八年述德堂一種刊本，這次整理，除標點分段以外，對一些版刻錯字也做了改正。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少數文字可疑，或者是版刻錯訛，或許是作者的疏忽。對此，我們儘可能查對有關資料予以改正，個別無從稽考的，只好一仍其舊。

這次整理，儘管我們做了一定的努力，但限於水平，可能還有標點的錯誤和當改而未改的錯字，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張偉

##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爲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爲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頹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卽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責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淺淺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爲遣愁索笑可也。」  
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由是千日... 昭文... 孫原湘... 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鳳園遺語

## 履園叢話序目

昔人以筆筭爲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卽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爲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熙朝新語十六卷，已行於世。茲復得二十四卷，分爲三集，以續其後云。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梅花溪居士錢泳自記，時年政八十。

#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 總目

叢話一 舊聞	一
叢話二 閱古	二九
叢話三 考索	六一
叢話四 水學救荒附	八七
叢話五 景賢	一八
叢話六 耆舊	一四四
叢話七 臆論	一七五
叢話八 譚詩	二〇四
叢話九 碑帖	二三一
叢話十 收藏	二六一
叢話十一 書畫	二八四

叢話十二	藝能	三二〇
叢話十三	科第	三三五
叢話十四	祥異	三五六
叢話十五	鬼神	三九三
叢話十六	精怪	四二〇
叢話十七	報應	四四三
叢話十八	古蹟	四六七
叢話十九	陵墓	四九二
叢話二十	園林	五一九
叢話二十一	笑柄 <small>惡俗附</small>	五四七
叢話二十二	夢幻	五七九
叢話二十三	雜記上	六〇一
叢話二十四	雜記下	六三二



# 叢話一

## 舊聞

###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得之，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卽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

郎中加光祿寺卿。

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尚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摯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一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無咎者謹藏于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嶸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于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啓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爲忠

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諭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慎，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爲山中巨富，櫻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法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爲尤甚。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不可饑饉，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爲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

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劫。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鄖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戍卒譁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

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爲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聞兗東

被燹，暴露骸骨數十萬，寡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逋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塗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斲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黷官傾頹朽壞，墜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欽賜舉人世臣，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菱菱、華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斂蹟，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爲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曰：「民之衝賊也深矣，擄其貲，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爲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爲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興衆，卽爲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

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名四達，河內人。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衆，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

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掠貨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撻，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衆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費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卽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

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助，日給錢米，爲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爲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二十五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勒衆，衆唯唯。二十七日，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爲萬

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菱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

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啓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遣舟八百餘艘，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復故業矣。

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甚，銜恨刺骨，惛惛然思一隙以中席也。人楊營者誣荆生窩盜，人曹營者誣華甫，宗玉叛謀，人徐營者誣席氏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賓挺身見

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其冤，卒弗解。

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愬，窮詰連引，親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勦賊功，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懼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土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固烟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況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慮深而謀密，外則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錯制，詰奸禦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劫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于賄脫真盜，誣指善良。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



起，械船飛槳，徧布洪濤，建幟立圍，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略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勦賊是務，捐資竭產，卧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作，輸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謀，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淚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

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爲鄉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鑄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

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既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閘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尚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二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馮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尚有傳其事者。

##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礮于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

靜時，袖椎培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隄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官牆爲之一空。

### 善知識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隨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 康熙六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澹墅關，先于二十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馬進閭門，士庶夾道，至闌塞不得前。上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

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蔀屋，極目無際，上爲睽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澹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上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庶進萬民宴，上領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飯喫。」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橋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自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屬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聖詩若干帙，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聖道場，百姓歡呼塗路。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汧、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賜賞各有差。又賜彭孫通、尤侗、盛符升御書扁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

爲商邱宋舉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鵬翻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駕由浙江回蘇。並賞錢。平定土著天。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饌魚銀魚兩筐，乃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到岸，而隨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上升輿，笑曰：「到也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沒有來。」其時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士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上分付衆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上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埧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處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漊，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卽由蘇起鑾北發。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舉尚在任，一切行宮綵

亭俱照舊例。舉扈從時，見上勤于筆墨，每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舉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兩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舉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爲不朽盛事。」上卽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衛取人，重書賜之，上勤于筆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溫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 門富

果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卽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門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屈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者。」其播弄人如此。

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予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婿王永康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 南州逸事

玉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

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公隨手翻轉，指「正」字爲杵。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卽反之兆也。慕卽拒之。未幾，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于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爲仙人收去，遂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爲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題二絕句云：「昔爲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淒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驥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驥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驥之良，尚爲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爲盜賊。」欲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爲逆臣吳三桂將領參謀。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子，竟以壽終。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人，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

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徵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媪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剥去金珠衣服，緝凶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卽釋焉。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參罷三宰相、兩尚書、一閣學，直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株

連落職，擬遣戍。幸蒙聖明洞鑒，以郭琇居官尚有風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弟兄不睦，倫常大變，予爲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惠，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尚在，

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公上書，制夫車夫尚亦

### 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于巡撫慕公天顏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聖祖南巡，廷楨獻詩。四月朔日，自上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上召見，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舉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見，命廷楨寫壁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遂命禮部註冊復還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薦，出知江寧府。四十二年，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

其上，月朔宣讀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爲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曰：「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過之，叱獄官，得以生。聖祖赦其罪，命人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蹟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選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閑，青鞋布鞵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噶禮以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人人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旋陞江寧布政使。

### 燒坏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關號舍逼窄，請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祖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爲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聖祖震怒，正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聖

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爲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罰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

噶禮五十二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上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焚尸揚灰。有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囑帛繫未絕時，卽行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命。聖祖笑曰：「這奴才真燒坏也。」此案見康熙五十年邸抄。

### 水鑑

雍正初年，田公文鏡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晏會，隨到隨見，見後卽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見，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爲人上者，毋爲民鑑，當以水鑑也。



### 爲政不相師友

雍正年間，朱文端公軾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人寺燒香、遊山、聽戲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弛擔閉門，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後，李敏達公衛蒞杭，不禁妓女，不擒擄菹，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蹟矣。」公雖受知于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 獨力捐辦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桂馭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曰梅、弟刑部員外蔣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焜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參劾廷桂一摺，奉旨嚴行申飭。

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二十餘人，相約助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朝廷于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

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以利地方。果能罄家爲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楫字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疎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囹圄有頌聲焉。

###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爲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爲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于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 安頓窮人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履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開戲館，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鶻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爲遊棍，爲乞丐，爲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

卓農部遊虎邱冶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爲幸，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



## 叢話二一

### 閱古

#### 周習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習赤環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勸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贖五夫，習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匡衆寇習禾十秬，習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案說文曰部：「出氣詞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忽。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于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習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髡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永終于吉。毋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開貢單奏進，以斤兩太重，難于擡運，入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據以進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亶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嚳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歙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于小學，當必有據。

###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

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爲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嘗命工仿造一箇，可以亂真。

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爲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衆，皆能辨識，其來尚矣。魏、晉、六朝、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爲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升、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官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彝、卣、壺、爵、盤、觚、觶、匜、匱，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爲上品，無款識者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邗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共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造也。

###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蝕二字。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穀字許委切。注云：「米一斛舂爲八斗。」又云：「米一斛舂爲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爲一斛也。

### 漢陶陵鼎

是鼎爲揚州阮雲臺宮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擇云：「二十四銖爲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宮保云：「器與銘辭不相應者，恐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



互錯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卽古盤匱之屬也。有陽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槩似雁一足立起，上燃以鐙，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宮保考爲大將軍王鳳之物。鳳于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觀察，觀察自爲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之幽情也。

###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有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

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慮僂銅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慮僂尺短六分。按慮僂尺造於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爲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二十枚，此爲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

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爲尺者。今慮僂尺既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爲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燔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於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羨，難以定論云。

###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泉譜，

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

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卽用幣之始。

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公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四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爲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猶如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宣、原、西、薊、昌、南、河、荆、雲、浙、陽、鞏、陝、

延、襄是也。卽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

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一，發之，中實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花剝蝕，蒼翠可愛。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甕砌成，狀如塹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一具，不甚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攜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甕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窞，深不逾丈，下見牆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歲，荊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歷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

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錢。余爲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朗齋、方子雲、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六十四

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撫軍樓後，爲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並古鏡刀劍之屬，又有銅盤磁碗甚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元等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春十六。「紹熙」、春元，春二，春四，春五，同二，同五。「慶元」、春二，漢四，漢三，同六。「嘉泰」、春元，同三。「開禧」、春元，春二，漢二，漢三。「嘉定」、春四，春十一，春十三，漢元，漢二，漢十三，漢十四。「紹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計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

按宋史食貨志，兩宋錢幣，本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鑲錢，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

錢最後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境者，不知其幾，于是沿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以舒、蕪、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蕪州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大小鐵錢，通行于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日」、「春」，曰「漢」者，卽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 錢範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卽朱竹垞所謂泉範，以銅爲之，所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範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範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少矣。

### 秦漢銅印

集秦、漢印者，莫備于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趙子昂印史、王休嘯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印，以爲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爲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仰瓦之際，爲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瓦文中有蘭池宮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榿璧當。」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當。」注家謂當卽底也，故謂之瓦當。

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其事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聞無聞焉。國朝康熙間，侯官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時名士俱有詩，見于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三十餘。

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九年間，鎮洋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嘗著關中金石記，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宋孝廉葆醇、趙文學、魏錢別駕、俞太學、肇修所獲瓦當最多。後青浦王蘭泉先生爲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遊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君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爲雙鉤，用舊軀摹仿，較之原本毫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歙縣程彝齋敦爲作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逮畢、王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蓋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齋、申大令兩家所撮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公之金石萃編爲尤備焉。

〔十一字瓦〕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于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爲秦瓦。

〔蘭池宮當〕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渭城有蘭池宮。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爲宮，又卽以名宮也。

〔衛〕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宮門衛屯兵。當爲衛尉寺并宮內周垣下區。



廬瓦也。

〔長樂未央〕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長樂宮。史記高祖本紀：七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此則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即用某字瓦也。〔長生未央〕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于漢城。蓋亦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此俞太學得于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于長安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也。

〔千秋萬歲〕此瓦亦諸君所有，出于漢城者。長安志引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卽其殿瓦歟？

〔長毋相忘〕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宮所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

殿者，不知所在。此疑爲後宮所用也。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學得于長安肆中，引董賢傳

爲「椒風嘉祥」，或又引揚雄傳爲「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無疆〕 此瓦錢、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漢城。錢別駕定爲漢太廟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于長安市，引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

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爲便殿所施。

〔飛廉〕 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于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

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 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于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

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玄武〕 此瓦作玄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于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

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卽玄武闕瓦也。

〔鳳〕 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

闕，此其瓦也。

〔萬物咸成〕此瓦申大令得于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爲名。」今云「萬物咸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此瓦錢、申、俞二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揚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衛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乃俞太學于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卽衆鹿觀瓦耶？

〔三鳥〕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于長安道上。長安志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爲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此瓦申大令得于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當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此瓦趙文學得于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

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此瓦錢別駕得于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準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即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旁作「刃」，爲「劉」字，非也。余嘗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此錢別駕得自漢城。別駕據漢書佞幸傳，董賢封高安侯，上爲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惠〕錢別駕于漢城得一殘瓦，惟「萬惠」二字。後申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半片，惟

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文藻相合，實「有萬惠」三字耳。漢碑「惠」、「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當〕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址南百步埃塵之間。因攷漢書郊祀

志，王莽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粹〕 此瓦嘉定錢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雲臺先生定爲「豐」字瓦。  
〔仁義自成〕 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真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爲多。

###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于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芭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搨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 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莘芹圃得之，桐城胡維君又于長興得一磚，亦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磚曰「萬歲舍」，曹叔文磚曰「千萬歲署舍」，邯君篆磚曰「萬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磚無疑也。  
〔漢五鳳磚〕 此磚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芭堂所

貽也。

明《漢竟寧磚》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磚〕

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磚右側有一「宜」字，上有「廷

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爲大理。」知建平時猶未改也。

〔漢永建磚〕

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

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磚〕

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

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磚〕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

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磚〕

揚州羅兩峯有一磚，畫像車騎，外貌一人，方面豐頤，鬚鬢有須，兩手執旗

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

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合選爲亭長。亦漢磚也。

〔吳寶鼎磚〕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之，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此磚，以爲宮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爲證。然魏、晉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磚也。

〔吳潘冢磚〕 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字，又兩頭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興、海鹽諸處委巷頽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爲孫吳時磚，引赤烏五年避太子和謙名，改嘉禾爲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 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賀申作」十三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弼制萬年」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默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磚〕 蜀師磚，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師磚。或以爲蜀都城磚，非也。然「蜀師」二字，義終未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爲陶人也。

〔晉永平磚〕 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爲浙江布政使，關東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先生大喜，定爲晉惠帝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家。或以爲明永

平厥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爲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芭堂金石契。又一磚文曰「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改元也。

〔晉永興磚〕 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 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藏。

〔晉建興磚〕 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卽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漢建元磚〕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東晉泰元磚〕 晉泰元磚有數種，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晉泰元九年十月」，



又一日「晉太元十六年」，又一日「卜氏鄒，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尚書有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甕，有好事者縋入，昏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文凸起，四磚皆同。其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玩，次子玫，凡廿二字，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 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 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芑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蕩滌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髮猶傳晉永和。」

〔宋元嘉磚〕 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藏。

〔宋泰始磚〕 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陳雪樵得于山陰。

〔梁天監磚〕 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于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

泓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 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于臺城舊址掘得，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窰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撮本也。

〔隋大業磚〕 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蕺山下居民商姓于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袁」，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杼」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磚、左將磚、柳磚、崔氏造磚、李氏磚、王宥磚、東遷磚、潘氏磚、孫氏磚、大泉五十磚、五銖磚、可久長磚、長樂磚、壽考磚、安富貴磚、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

###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臞之狀，無

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十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爲最大。今雲南、四川、廣東西俱有之。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阯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爲大鼓，以黃金飾之。」又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讌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黼、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卽今之嵌金銀絲也。

###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璣。說文：「璣，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

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于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羊，朱鳥玄武調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爲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治同錫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調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兮。」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毋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鎖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三乾卦。鎖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嘖畧垂長頷，回祿睢眦威早斂。」共四十

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當爲吾家至寶。泳拜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二次則道光三年三月，泳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錢永興，兄弟二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爲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爲可惜耳。

謹案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鎔鐵而成，鑲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濫，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尚如新製。

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濬藏之汴京賜第。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問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于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

皇，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屬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詔公主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爲異事。

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尚德卽世珪子也，奉詔櫝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尚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鏤木爲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陛辭日，命還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尚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潢爲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

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尚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論：「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

先，忠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

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書裔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乙覽，當奉到御製七古詩一首。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御製詩原韻，爲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于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爲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于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鑲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層，卽沙門德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

記目耳。余始爲之作考，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爲佳話。後聞是塔爲朱文正公所得，陛見時作面貢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爲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 宋宣和銅器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鑪、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 宋磁器

陶九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韋少府大邑磁盤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弘、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垂久。



##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寓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鑄「精忠報國」四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爲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爲作賦紀之。

##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鬢」額于省中。謝蘊山先生爲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爲秦檜之家中舊物也。

##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爲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二月，偶同潘榕皋、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粉牆，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爲何家所居，曰

程氏也。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爲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爲榕臯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前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

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屬，自立爲吳王，妻劉氏爲后，以女夫潘元紹爲駙馬都尉，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斂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舞自娛。凡擣菹、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

余得礎後，友人賦詩者甚衆，吳門陸君果泉又爲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歌韻，尤妙，附記于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元季僞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張士誠傳。出兵邀請美田宅，擣菹蹴鞠慵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夕相礪磨。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畫棟真巍峩。豫章榭杓遠採取，武康文石搜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八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蚪。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充礮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

錢。府中礎石偏完固，堅比金鐵蟠蛟鼉。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鑒定丹邱柯。三獸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際會思航海，熟知海運路委蛇。趙家舊例受周禪，後房妝飾同宮娥。士誠改至十四年爲天祐元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爲趙宋子孫，改姓潘氏。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僞號，由海運漕粟十一萬石於大都。蘇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卽用海運船製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蓋元時安南亦以堦受禪。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滄沱。銘留墨寶稱三絕，七姬墓志，張羽撰文，宋克書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絕。元紹醉後，殺以饗客。楊鐵崖作金盤美人行歌。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陞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沒元紹及周仁、徐義等田產，取私租簿以定田賦。郎君投溷鬚眉動，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諸溷中，其妻張城破後，摩笄自殺。亭館淒涼存石礎，何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切磋。或倚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馬輕翦、頗。石人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明太祖以金陵石頭城爲都。堂呼都尉尊堦像，廟傍宰嚭鄰媪嬰。駙馬府堂塑潘元紹夫婦像，在盤門麗娃鄉，是鄉相傳爲吳伯嚭舊宅。至今尚有潘氏巷，揭來弔古三摩抄。玉册流星鐙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時，嘗于元夜張鐙，有玉册、流星、萬點金、百花團諸名目，與其母曹氏，其妻劉氏登觀風樓，召元紹等開賞鐙宴，賦望太平諸曲。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

墳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妾金姬，復用其父李素爲隆平府丞，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伯琦書丹。其後墓陷爲湖，今俗稱金姬湖。滄海桑田五百載，石火電光一剎那。礎底尚鑄天祐歲，痕疑銅柱  
匕中軻。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聞有新出漢碑。珍藏不殊鐘與鼎，  
我欲來看常蹉跎。」

## 叢話三

### 考索

####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二。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人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

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官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皆屬有理。

##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證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爲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爲三年喪耳。其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謂也。必白爲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

歲，孔子歸魯。又考之古禮，父在爲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元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爲子之服又當降也。乃迂執者拘于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卽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爲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之上之不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爲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爲出妻，亦弗思之甚。

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卽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爲庶母矣，何曲爲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爲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

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然則夫子爲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宀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案燕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亦遷就，並解爲「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爲論語「苟志於仁矣」，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爲「苟，誠也」，亦誤。

###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爲人也孝弟」之「人」，非「仁義」之



「仁」也。案篆文「人」作，或變作，隸書亦作，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用，猶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筦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註：「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爲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

兆杜縣有亳亭。索隱：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矣。高誘註：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蓋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岌之教授嘗著推經齋節記，考之甚詳。

### 嚮周

爾雅釋鳥嚮周註：子嚮鳥出蜀中。下云：燕燕，乳。案「嚮」字音規，嚮周卽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嚮」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 度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註：「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藭」，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惹惹，廋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廋詞者誤。

### 一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 並焉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焉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恒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爲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雖淳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爲典據。

###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爲尊，而以爲賤，何也？

###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爲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於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雖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 親家

今人呼媼親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爲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窺，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窺巡遠方」，「窺巡天下」，

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爲親家者，其來久矣。

###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爲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案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于唐貞元十八年，爲玉泉伽藍，有董佺爲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爲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爲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爲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爲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爲一卷，頗爲詳備。惟稱周將軍爲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 打陰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踉。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卷鞞鞠臆。」徐廣曰：「臆與踉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踉，蹴也。一曰卑也，蹇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爲屈一膝是也。

###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海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爲湖者，卽如泗州舊城亦爲洪澤湖矣，近湖入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

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卽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爲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略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車之制始此。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確確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需費百餘金，一壞卽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爲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卽可以爲農，農卽可以爲兵也。後世分兵農爲兩途，言兵不可以爲農，農不可以爲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 泉之爲錢

余年二十七八，館于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頤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蓋泉之爲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坵，凡爲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坵，亦尚古好奇之甚。蓋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爲泉，亦覺無謂。

###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未有，略記數條于此：

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于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鄭注：『所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爲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  
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  
書吏書藩臺爲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爲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即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爲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脚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註脚色而已。』注云：『注其人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卽根脚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 北音無人聲

顧亭林曰：「人爲閏聲，李子德編人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人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

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人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二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巢、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 鯤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數語，爲之大駭，以爲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桀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爲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國初有大魚過

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卽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 梅梁

禹廟梅梁，爲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爲梅樹屈曲，豈能爲棟梁乎？卽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 顏淑冉予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

未明蒸盡，揜芒續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予字子我。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裴駟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予，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 繳

古有篔無繳，說文篔字注：「蓋也。」笠字注：「篔無柄也。」然則篔卽今之繳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繳入。」此爲繳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繳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爲曲蓋。」亦卽繳也。故今吳人呼繳爲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繳，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于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卽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坡兒，坡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卽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凋，雖有慚于松柏；近秋俱敗，亦無愧于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乙，勒爲成書，有譜者爲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爲第一世，黃帝爲第二世。其略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爲諸侯，八傳而生

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爲一世，黃帝爲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侁，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爲昆吾氏，惠連爲參胡氏，永言爲鄧人，安爲曹姓，季連爲非姓，而籛鏗卽彭祖是也。商時爲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爲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籛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

泳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尚是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卽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祗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闕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爲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斲者爲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略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爲典據，謬矣！



宋狄青不認梁公爲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爲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爲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爲證，亦不足以爲典據也。

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略，或彼詳此略，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爲繁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爲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爲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鹿園支，至方伯爲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爲祖，則忽長五世，爲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爲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後，實二十世，而行狀以爲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爲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卽宮詹之所祖也。

##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字某，其先爲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於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銘，然後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爲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爲發揮者，豈可謂之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

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藁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爲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卽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卽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爲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爲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爲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卽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于尚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秦、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

又變而爲時藝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 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 黃文暘學爲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澈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卽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 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剪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祠祭使，始用之以襁被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

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鏹，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藁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即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 叢話四

### 水學

####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貺，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瀦蓄者，則有

龐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蓋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一人得病，無傷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實有關於萬民之命。

昔人于溧陽之上嘗爲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爲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旱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郊亶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鏐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卽所以治田，治田卽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爲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于籌劃，則當事爲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



田而爲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爲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爲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爲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爲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爲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爲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 太湖

太湖之爲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衆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宣歙、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匯爲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橋入吳淞，一由長洲

出崑山人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爲民興利除害而已。

徐貫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爲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爲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爲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爲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芟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隄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

者，年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卽爲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爲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爲是。余以爲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爲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爲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爲最利，卽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爲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爲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爲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爲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爲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人黃浦，近沙河者使人婁江，近昆城者使人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爲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滯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爲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爲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爲急，劉河、白茅爲次。三吳諸水，衆流所歸，總匯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 來源

三吳水源，天目爲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爲苕、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匯而爲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爲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爲濠，分布諸

河，至得勝諸壩爲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爲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簾東入兩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給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匯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爲下流患，引宋單鏐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爲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不特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澗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山門、吳塘門爲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爲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爲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爲之大。皆所以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爲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

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郝宣曰：「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爲首，荆溪爲咽喉，百瀆爲心，震澤爲腹，旁通震澤，枝河則爲脈絡衆竅，而吳江爲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已，必腹滿而氣絕矣。

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爲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爲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爲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 枝河

三江爲幹河，諸浦爲枝河。幹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水利，盡力濟漚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幹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幹，皆附一本而生，開花

結實者，則從枝幹而發。若僅治幹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己田，水遠路遙，一時尚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 水利

鄭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蓋江南之田，古爲下下，今爲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瀦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爲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

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洩而爲田害也。水之利在淳泓，此旱年之所資灌溉而爲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田自稔。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者，必遡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卽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爲要務，築圩岸爲急需。究其本源，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爲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卽爲圩岸。築隄者，無從取土，而卽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無虞也。故郝宣曰：「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爲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



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爲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鷺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爲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爲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啓閉，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

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爲豐，化瘠以爲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爲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爲利，水溢則爲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其不爲三吳之害者幾稀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閭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

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芟蘆，以引沙土，而享芟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洩，旱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鍰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嚙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埒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爲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澗皆湮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芟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爲平陸矣。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

決他何處去耶？嗚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爲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爲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爲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爲利，不治則爲害。

###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圍、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爲三江既濬，建閘爲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岡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爲斗門，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一

浦，大者閘，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闕，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

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跡。嚴啓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錡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卽取塘浦之土以爲隄岸。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涇，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三二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鑒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啓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

爲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爲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爲存亡，今門闌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曠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户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爲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缶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吳之田最低下，衆水所歸，爲民利，亦爲民害。大約畏澇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菱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爲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爲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莢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箇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

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築之，或築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爲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庠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蓄蓄以備暵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遼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爲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濬，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畝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

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爲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濬，爲利無窮。早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爲利，淺者種荷爲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簞泥取污，卽爲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洗紗，兼爲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濬，而反皆填塞，或築爲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 專官

王叔果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苦于政務之繁，而遑計其農政之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遠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吳之利而責于三吳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人，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爲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埧則速爲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爲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吳韶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卽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爲難；修舉非難，經費爲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卽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大小

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爲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爲譬如治病，今人尚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吟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諮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爲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

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 協濟

東南水利爲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爲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閒款，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爲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爲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爲緩事。然水利爲民生之本，鄉閭之休戚賴焉，國賦之盈縮系焉，協

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舖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稍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圍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嘗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卽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請有司上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册，取其連環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

加之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自此太倉日積，國課日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額，不礙仕途，一也。隨處捐納，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倖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爲尤甚。或以官逋爲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寫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爲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爲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芰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菱白、茨菇、荸薺、芹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輿廢無常，必有轉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册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爲量丈，重畫圖册，田段一準而

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埤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卽以治田之利爲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之時，設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 救荒附

###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舖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舖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

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

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舖不滿四五十金者，不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千，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



一處，不可妄取己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即取其典票贖回，給發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爲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爲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爲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爲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

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

勞神之費。

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爲止。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爲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衆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爲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爲貧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舉專爲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爲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爲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擊爲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饑而臥。今冬明春，尤爲可慮。某目

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卽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弛，實爲德便。上稟。

###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

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願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

今也定爲圖賑之法，以各圖所捐之錢，各賑本圖。圖有貧富，以富圖之有餘，協濟貧圖之不足。令圖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卽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爲之調撥而已。某圖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圖內，使貧富見之，瞭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卹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

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爲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爲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留爲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爲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圖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 叢話五

### 景賢

####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資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爲遊騎劫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爲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爲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資。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洵洵，利其家產者甚衆。景輝爲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爲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爲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爲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

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

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遜跡蠡濱，閉關獨處，擁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爲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爲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爲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至，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爲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爲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以居屋售於世楨

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爲之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爲之請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爲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霽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爲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臯輩對酒賦詩以爲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爲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齷齪爲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爲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評、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弟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爲生。伯嘗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惲氏聞之，卽出見二翁，掖衽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己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



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令曰：「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雨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爲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爲食。父母死後，盡築爲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爲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侯傳贊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固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鬚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頊，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鍼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宦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輝，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望誤，謫戍新疆。宇均萬里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卽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繭足黧面，備嘗艱險，途中懸崖絕壑，豺虎蠻箐、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者屢矣。從姪大鎔做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宇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爲拉雜摧燒之。宇均爲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其至性有過人者。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輦輦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

南，雲氣昏黑。未幾，風雨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爲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醫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碗而愈。而已亦病疽者三載，不令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客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爲屋，環以疏籬，興至吟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啓微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書注解、山居閑集爲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爲世外人，尚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媪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焰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粟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窬，卽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名上聞。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爲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哀毀成禮。尋父歸，僦居用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蟣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

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芟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蒼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尚未採入。

毛金墉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墉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廬，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

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註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卽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卽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卽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爲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

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

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闢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貧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無子，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爲制喪服，葬而除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譌溷。經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爲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

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贖，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衙署俱煥然一新，爲士民所悅。

會寧爲關中衝要，其東北二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爲靖遠縣境。其自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岔、黃家坳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山，山以西爲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爲黑莊、郭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南爲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爲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

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爲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



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爲煨燼，惟存禮拜寺。

初九日，賊直抵渭城，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動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焰，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尚有逃亡也。

當是時，會寧爲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卽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焚劫。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

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爲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舖，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奔，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既明，雨亦止，鄉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

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

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間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聞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遇之，以爲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之不至也。

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爲指示機宜。堡隨送啓行，而忽聞報至，賊卽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公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卽傅公壻也。陝西巡撫聶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士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願效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

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爲巢穴，築壘開溝，爲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既至，爲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棄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

賊既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尚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院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 公寬適爲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歎歔欲泣而不能自己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乍喜放鵬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嶇。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臯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冰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幘茹鹽，回首邊城

飲水廉。計拙真同汧澠統，譚高欲捲雪霜髯。冬烘病愈頭風傲，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院談兵膽尚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薪木期無毀，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鑄者，本籍浙江，爲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耻之，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八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爲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散館爲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國史館纂修官。

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執法營私，但查亶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贍狗回護，不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上是之，

奪沅爵三級。

先是，臺諫衙門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問。且言嗣後願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上覽奏，即命軍機處傳訊禮，對曰：「御史例得封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隨同軍機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坤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先生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坤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庖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舖戶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邇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以罪。上嘉之，以禮敢言，擢通政司參議。

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上常召對便殿，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尚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爲湖南學政。到任後，絕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

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即委員賚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啓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

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荊州水災城圯，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參奏，以爲諸事皆己所發也。上責以錢澧近在鄰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上曰：「澧爲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奉旨以員外補用，即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旨授湖廣道御史。

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趨走多歧，將來必生事端。況內右門近接禁寢，向來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上覽奏，遂切

責諸大臣，謂錢禮所奏甚是，卽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爲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

六十年乙卯，扈蹕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坤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

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爲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爲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爲贖，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母却也。」其風義如此。

###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卽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實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爲尋親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

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爲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過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備書人都。先是芳容嘗爲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晷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啓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

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憫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謙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闈者導人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



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卽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齎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冲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雇屨。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

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關，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

穎上教諭，蓋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

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煥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憊。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目暈眩，徧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留，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頹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卽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穎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卽以具殮，遇松江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慙恩主人相留，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鋪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穎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己名刺遺齋夫徧投門下。

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

自穎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烟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輜，輒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脚行石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愬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

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

告也。

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芙蓉夢其父形貌如昔，誠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没江中。既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濶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闐闐，較舊制更嚴且整。

芙蓉就高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卽十年前事，知者甚鮮，況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既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芙蓉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芙蓉適在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人，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

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髮髯。「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

次日，乞徐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界，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偻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問，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掬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

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既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甕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絢，及筆墨疏布小刀

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在，乃陳祭塚下，啓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盪，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齶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繖，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

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作歸計。而窮途踟躕，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晏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賻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二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賻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爲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

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爲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卽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張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柁樓祀金龍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爲酸鼻。既而卜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柳，卽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葬，則又相顧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公煒。葬既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朝，旌門如制。

是役也，芳容在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蛇虎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書，卽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更生，負骨窀穸，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二年二月勾吳錢泳書。

# 叢話六

## 耆舊

###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

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金閶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菜几、瓦枕、藤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繙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



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硯火熒熒，爲苦志明經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爲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得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爲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爲詩，下筆千言，遂大爲賞歎。適是年有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豐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弼，餘姚人。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

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經拾補、鍾山簡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爲鍾山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 覃溪閣學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爲文忠作生日會，卽請會中人各爲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爲歐、趙焉。

###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恩科進士，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琉球、

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爲快。余少時遊幕杭州，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談古今書法源流以啓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尚爲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進士，以監察御史出爲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爲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索潤筆，亦甚廉，卽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爲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盛，字鳳階，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內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遷居蘇州閶門外之聞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確、蛾術編

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爲苔岑集，自刻所爲詩文曰西莊始存彙。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爲圭臬云。

### 竹汀官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郵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爲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爲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爲太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辯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樸菴、曹習菴、黃芳亭爲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儼值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秩卿貳，邊歷中外者二十餘年，並著懋績，與千叟宴，予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興京，

西南至滇、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賞戴花翎。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者，卽錄其姓名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聞佳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卷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爲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啓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閒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衆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內有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揮塵談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歿。

##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爲河南巡撫。

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卽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爲有督撫才。不數日卽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泳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爲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爲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蕙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甃數物爲公相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衆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卽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既平，尚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尚食其利云。

##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爲侍讀全公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既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入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卽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爲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召試，進內閣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書爲河南巡撫，延先生爲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

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填詞譜，吳中諸樂部莫不宗仰之者。

### 蘇潭中丞

南康謝蘊山先生名啓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巒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菴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爲文，一日成七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籍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二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民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隸事鑄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既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爲參贊。事既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彝九



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爲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簪曝雜記六卷、皇朝武功紀略四卷、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 筠心學士

吳門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爲先外祖華嶠山先生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爲中書舍人，登癸未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域同文志，於回部山川風土最爲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詩鈔十二卷。

###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爲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爲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爲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 杜薌宮保

元和姜杜薌宮保名晟，字光宇，爲前明給事中採四世孫。家赤貧，忍饑勵學，中乾隆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宮保與韓桂齡兩尚書云。宮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午鄉榜，己丑成進士，及殿試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迨御試保和殿，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畫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鈺奏陳，奉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適遇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衆，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

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泳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爲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爲人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尚爲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儻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

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爲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爲主奉，清釐整頓，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園詩藁十八卷。

###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爲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趾，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爲南方之學云。

##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爲業，寓揚州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像，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邨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

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識云。

###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名安泰，滿洲鑲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揚其竈也。中丞歿後，公子尚幼，其青衣李某爲刻其詩，菊溪相國序之。

###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爲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爲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

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專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爲之一變。

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爲終老計。當道延爲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蕺山、西湖之話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爲學者。嘉慶八年，爲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爲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爲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搨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娘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爲人也，溫純鎮密；其行事也，胸襟爽朗；其爲詩文也，磅礴渾灑，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爲山東巡漕御史，適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酒賦詩，爲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爲快，其天性然也。後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



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邃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爲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欣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爲異物，無一人與言者。嘗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竟無子。

###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輝。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井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爲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棣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爲兒童嬉戲時，今且爲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進士，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

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愨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摺升，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爲歸，精于二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爲龍城書院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子鳴翹，號觀亭，以孝廉爲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玷，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留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

率，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癱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躡盤屋，盤屋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河，嘯聚往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生急啓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諭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爲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膳錄，得議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爲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

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適是夜大霧，哭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爲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溷入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留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廟住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樑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與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適踵至，詭言告貸，寔欲其作

證，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蔣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燭，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尚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 艮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艮庭先生。先生爲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尚經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尚書集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尚書聞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簪金蓮諸闕，柔情旖旎，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皋農部云：「觀艮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尚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 懋堂明府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考證音韻，定古音爲十七部，條分縷析，成爲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爲之注疏，且以發明二徐，爲說文解字注，裒諸家之說，祛後學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聲。

###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爲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盡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爲漢平通侯楊惲，因名爲氏。惲之子梁相遷，昆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爲浙江富陽知縣。其爲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爲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爲傑出，以韓、歐爲宗，以理氣爲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爲上官所忌誣誤。後隨一僕遨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 春嘘叔訥兩明府

陳春嘘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爲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嘘素不信，爲駁詰數事，亂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爲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脩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嘘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嘘爲立書院，涵濡

教育，不三二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年，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爲立生祠。卒於官，年未五十耳。

呂叔訥名星垣，爲毘陵七子之一，國初呂殿撰官之後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爲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爲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爲世所稱。

###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入籍爲吳縣學生。好爲古文，覃思輿蹟，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爲建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爲莫逆交，二人皆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爲指歸者也。

###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火，惜哉！



### 謙士侍郎

侍郎爲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郵典。

### 味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爲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爲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獻賦，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爲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雅，一以韓、歐爲宗。所著有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集若干卷。

### 淥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治坊爲世業，而喜讀書，

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賚浙江學政王杰上進，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里榮之。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禁中，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書，亦名知不足齋，爲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呈，有旨欽賜舉人，傳爲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 晉齋文學

趙巍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爲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朝考得知縣，揀發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奏留南河效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襪，所在咸集，迥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爲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千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爲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叩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爲抄錄成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擗雲籠烟記之類，皆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之。

###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蔭世襲雲騎尉，咨部引見，著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暎咭喇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朝之意。宣畢就賓席，晤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警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所受。

嘉慶元年，有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爲保薦，廣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恩有藉，豈敢與耆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歲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參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嶠，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

阻，徧歷島嶼。隨壯烈伯李公長庚商滅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廣寧有文武才。

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入覲，仁宗召對，詢廣寧出身履歷，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州鎮總兵。其明年，兗屬浚饑，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匪倡亂之信，卽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卽分兵派守，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數警，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興提兵亦至曹州，奉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窺東明，據滑縣，圍浚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髻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諍于經略某公，遂參劾之。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功告成再赴新任。」奉旨依議。適罕獲僞知府王學禮、僞總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名，亦

附片奏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窵，交印信，星夜進京。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旨，又賜克什等物，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卽日出都，兼程遄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

廣寧孝悌性成，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雪山房稟，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齡、黃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爲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無子，如我行，君爲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敘爲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墨，有將略，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 叢話七

## 臆論

###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爲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爲神仙，爲人瑞，己視之則爲匏繫，爲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

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答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冰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圍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其難而去其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爲災，或盜賊時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爲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爲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爲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知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已，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卽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爲宗，釋家以虛無爲宗，道家以清靜爲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爲，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爲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爲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兩入耳。

###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爲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

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天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也。

###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爲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爲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會也。

行仁義者爲君子，不行仁義者爲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爲善爲惡必報。帝王者，卽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亂；人臣者，卽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宄縱橫。

###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

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諳，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爲富貴者，吾不願也。

###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余每爲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爲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爲上上也。

###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

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爲之一筆鉤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爲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人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窩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彌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一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爲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爲善道。

###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

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進取。蓋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樽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羨，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答，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

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爲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洵洵，霎時俱盡，可嘆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藉聽羣奴。」

### 收藏爲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爲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卽收藏爲旺之義也。

###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sub>不</sub>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爲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于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爲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卽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鎔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

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荊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爲主，便勝於區種矣。

###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爲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爲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爲之父母者，將何以爲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爲上，市廛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廛、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

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

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爲座右銘。

###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爲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卽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爲遊惰之民，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爲盜爲娼者，豈有種耶？

### 利己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尚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

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爲優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爲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人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鬢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 裘文達公爲尚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朝回，請賓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爲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爲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孺悲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賣，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嬰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

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袂，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遝，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爲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旨哉言乎！



##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丘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知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

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行，見利思義，以義爲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爲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爲兩途，則愈況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爲仙佛，定似禽獸。

###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爲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爲神仙耶？

###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

者也；貪巧而惜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爲虎狼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爲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爲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叢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爲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

藤，安能強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 夤緣

每見宦宦中有一種夤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爲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卽是來時路，枉費夤緣一片心。」蓋爲此等人說法耳。

###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艙上絳，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絳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于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腳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 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爲人所難。若顏子箪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爲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爲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宦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惑亂其君，且謂「天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爲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爲人子。

###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

無關學問也。

###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

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二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爲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況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柏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辦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個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 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

爭，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爲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祕訣焉，問何訣，曰「慳」。

###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

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尚清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卽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卽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卽謂之聖賢可也。

## 叢話八

### 譚詩

#### 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簿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却有幾等：工于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二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隄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

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嗷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贖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

尺，終是旁門。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愷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官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官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

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樂于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辭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辭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覘，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

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竇息論書人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人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 以詩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籟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瞑命迴轍。」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



立神智生，返澱濕芒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蔦。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佩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友，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關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僮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鞵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沍何時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

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迷征騎，涼颼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葱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與先飛。」懷侖心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侖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冷富篇什，早晚遣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僂僂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賸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祇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闊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鳥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

吹落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于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頽逼暮年，況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爲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鶴湖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洲。」和友云：「雨過江臯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

堪棲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爲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闥淚滿襟。」僧舍梨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雪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爲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歸耶？盍爲謀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爲倡，同學諸生聞之，亦醵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閩秀宋蘅臯，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啓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團欒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爲厚

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詩也。案庾子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卽本此。然余以爲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爲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掛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耻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艷陽時。麤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颿，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己，明

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歿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束，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于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靨淺，玲瓏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盤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

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棧仙侶有方干謂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闌。時復中之音嚦嚦，翻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腕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巍，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二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爲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且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關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衷山、周載軒、陳桂堂、李齋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

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稷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稷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稷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今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賡酬。場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輪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稷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況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稷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爲我稷硯開，此峯爲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謂陸曉峯。明朝寫出秋稷圖，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閩齋孝廉一詩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稷，故事千年人不記。魯都賦手建安才，臨河紱錄蘭亭字。蘭亭繭紙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氈碑打蛟龍愁。秋稷主人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軍修稷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稷硯，新詩揚州家傳徧。今朝又作秋稷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江皋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



花裏新吟秋稷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閩齋同客秋帆尚書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尚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閩齋以與修衛輝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閩齋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爲縣令，鬱鬱以歿，可悲也！

阮雲臺官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一藝者，必置高等，賞歎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爲一時之盛。官保嘗試湖州，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葦門。材美早需當世用，價高留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減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闈自昔相須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霖雨蒼生之志。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爲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節常熟。署後卽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書論詩，殆無虛

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笠熙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輔座，蛾麋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躑躅，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爲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棲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邨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饕，至杜邨與其兄蘇泉俱中進士，入翰林。杜邨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遒峭。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水雲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寐，翦燭數更籌。」江湖天地闊，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黯誰橫笛，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爲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十額駙豐紳殷德稱其詩清華幽豔，是能鑄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家者。記其灤陽道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雪，山鳥斜衝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無眠靜對寒檠影，起視

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庶常彥槐，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卽賦歸田，遂卜居陽羨爲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爲刻坡公種橘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竿溼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除一莠，馬蕃焉用禁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扃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驥躩雲路，莫遣鷓鴣集泮林。畢竟詞章總餘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早稻苗枯，火急符書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賴鄭公圖。聖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安得命全蘇。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恩賑外，邑之殷富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一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鴻山，歲久傾圮，子募貲修葺。名題豐樂憶滁州。自注云：望亭橋舊名龍匯，久圮，子以賑餘之錢興修，改名豐樂。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笥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又鉛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樹，能詩。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靈席上，有

題小紅雪樓詩卷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叟醅。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裏，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水浸開紅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牆。卽用綠春舊句。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櫂影，追逋夢怯打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綆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味同嘗愛惠山。輪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尚人間。孝女以賣畫養親五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裊，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爲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兩三分。」夜半天風沸海潮，仙舟綵伴似相邀。殁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買山只道成偕隱，臨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

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于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山每爲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長洲諸生。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卽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于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爲一時所稱。毓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爲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爲書「題裊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爲雲臺官保之弟，年未弱冠，卽能詩歌，爲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尚未脫藁，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

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卽於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彰，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奇，卽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身雲外作孤飛。故園

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沐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爲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尚爲秀才，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人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

面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奇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先生爲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閩秀張文嬖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緼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處寫，滿庭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鷗團窮海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少，臨風獨立聳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願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爲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音信稀，間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別，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冢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爲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莽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爲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簑翁獨坐看。」程魚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卽不離之間。汪春亭詠

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一朵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風雨歷滄洲。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邨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闌人，則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實難爲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爲傳親故莫相譏。」因誦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牆」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爲失也。偶賦前舟嘆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共指天邊月。須臾月暈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脚石，後舟反過前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爲吉爲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卽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范履淵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別樣，綠愛柳當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黃星巖之「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輪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

子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灝江之「病因看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紅露半牆花」，龔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衣」，使阿糜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牆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滴裊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卽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卽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

舊恨縈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己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暮雲抱郭霾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臥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掛右邊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贖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

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葦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劍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籬人語一燈紅」，王紆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脚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算殘碁」，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 叢話九

### 碑帖

####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師太學儀門內，爲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廣徑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臼。相傳爲周宣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按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陳倉有石鼓山，鳴則有兵，並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汴京國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國學。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僅存者二百八十餘字而已。謂爲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竇臬也；謂爲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爲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謂爲字文周物者，馬定國也，故王伯厚皆駁正之。至楊用修云得李賓之家唐人搨本全文，恐是升菴僞造。今陽湖孫淵如觀

察竟取楊本刻諸虎邱孫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純皇帝以乾隆庚戌親臨辟雍，見石鼓漫漶，爲立重欄，以蔽風雨，卽以原文集爲十詩，再刻十石，並御製石鼓文序，仍從韓愈定爲宣王時刻。聖訓煌煌，垂示萬古，真藝林盛事云。

###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時已亡，今所傳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據宋人劉跂模搨，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讀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據集古金石二錄，猶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歲，前泰安令蔣君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聞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車水尋覓，果得殘石兩小塊，審之僅十字，卽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搨數十紙以貽海內博雅君子，則有翁覃溪、閣學、阮雲臺、宮保、梁荏林、方伯、孫淵如觀察俱賦詩作跋，爲一時佳話。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 秦琅琊臺刻石

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卽琅琊臺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罘、東觀、碣



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刻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駟又以會稽刻石模於紹興府學。余又嘗得徐鉉所模碣石門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實可補史記闕文，而學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過也。

### 新莽天鳳刻石

山東鄒縣野田間新出王莽時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壞敗」六字，似是墓間石也。今五經博士孟公繼煊移置孟廟。嘉慶庚午春，山東金鄉縣馬進士又於鉅野縣之昌邑聚田間得殘碑一段，僅存銘文，上下亦不相連續，有云「宣仁播威，賞恭糾悞」，又云「奮旅揚旌，殄滅醜類，助烈煥爾，聿用作詩」，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顯者。惜無紀年可攷，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 漢燕然山銘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鈎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真如景星慶雲，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後人重模，如西之作齒，且之作氏，竅之作寇，鏢之作爍，復之作隻，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

卽是重模，亦非近時人所能爲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孫克宏金石志皆謂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絕無傳搨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

是碑舊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海內所傳，惟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爲華陰王無異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搨本之先後。近阮雲臺宮保又得一本，云是寧波天一閣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後矣。宮保嘗自刻一石於雷塘祖塋，并將歐陽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其上，可謂嗜古者矣。

###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熹平三年

是碑舊藏吳門蔣韻濤學博家，前闕四十八字，後有豐道生題跋，知明時與夏承碑同藏于吾鄉華東沙氏，卽真賞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姪春皋明經雙鈎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

漢熹平石經熹平四年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諸經，而刻至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洛陽官府官舍，碑已殘闕。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從鄴城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從洛陽徙至長安。轉移遷徙，碑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夾雙鈎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尋繹，得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爲牆東老人所鈎無疑矣。故翁覃溪閣學有詩云：「熹平石經紙摹十，錢子得自徐牆東。」蓋紀實也。自余模勒之後，南昌學宮有重模本，紹興學宮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編亦載之。五十七年，余北行過濟寧，錢塘黃小松時爲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搨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爲藝林罕見之寶。

###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趙氏所藏，世無第二本。洪氏碑圖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有陰者，是題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張瘦銅、孔荪谷、孫淵如諸先生俱爲考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較隸釋少二十五字，此本卻多出七字。審其用筆之妙，較張遷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中平二年

是碑係舊紙舊搨，亦是人間希有之物。據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書惠兩字，洪氏所無也。

###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建寧二年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媿辭者。惟兩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也。今山西介休驛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國初傅青主重書，後鄭谷口又書一碑，與傅書並峙，故顧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譏。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太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

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椎搗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爲原刻，戊辰、己巳之間，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爲目，不知真僞如此。

### 漢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二年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二十字，後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卽吳山夫雙鈎之所自出也。王虛舟所見亦卽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 漢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

此碑是黃小松司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爲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數與隸釋相符，惟筆畫間稍有譌處。江秋史侍御嘗釋出數字，可補洪氏之闕。

### 漢小黃門譙敏碑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額曰「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審其結體用筆，其爲重刻無

疑。洪氏亦載此碑，「優游」下似是「氏」字，蓋借作「京邸」之「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驗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證隸釋之誤。

漢圉令趙君碑初平三年

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洪氏云碑在南陽，即今河南之南陽府。數年之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爲臨一過而還之，以爲坊間尚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蘆山縣，後山陰李松雲先生知雅州，屢有書託其尋訪，終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節署，晤武威張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蘆山，完好如舊，又知高頤碑在綿州之德陽縣城外大路旁。則諸漢碑之存於人間者自亦不少，特無好古之士爲之傳搨耳。

漢酸棗令劉熊碑

鄆道元水經載酸棗城有縣令劉孟陽碑，卽是碑也。曩時見歙縣巴雋堂氏有雙鈎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家有宋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于洪釋之外者。後江秋史又爲雙鈎，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等字，則知江秋史所鈎是下半截也。

### 漢楊氏四碑

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歐、趙、洪氏俱有之，惟罕見搨本。嘉慶元年春，青浦王蘭泉司寇遊西湖，攜於行篋。時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司寇出以見示，觀其刻畫顯著，神氣不侔，且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當是宋人翻本。

### 兩晉六朝碑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于晉書、南、北諸史，而碑刻無多。今所傳者惟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以及孔廟、乾明、賈使君、鄭昭道、啟法寺、龍藏寺諸碑最爲烜赫。其時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論之，大半爲俗工刻壞。故後人皆宗唐法，而輕視六朝，殊不知唐初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則曰：「譬諸友朋，但擇貞賢可交而已，遑問其乃祖乃父乎。」

### 唐觀音寺碣

陸德明爲秦王世民撰觀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謂秦王平王世充，竇建德，班師凱旋，駐蹕廣武，值夜雨作，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王頓首拜瞻，乃建此寺。觀此已開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謂德明著經典釋文，世稱儒者，何乃作此語，爲後世口舌乎？援儒入墨，當自德明始。

### 唐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藥撰文，世無全本。案解大紳春雨集載河南范諤跋語，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歎爲至寶。既而寺僧誤會石中有寶，破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問之，僧以實對，石已分三段，乃取數十縑易之以歸，置于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范氏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罷後，好事者始搨之，已而碎其石，又分爲數片。今世所傳宋搨本，皆是也。宋潛溪集謂當時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絕之氣。則今世所傳宋搨者，恐未必盡是原石耳。



### 唐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有兩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城武縣學，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彥超所刻也，至元、明時已剝蝕不全矣。往時見商邱陳伯恭學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嘗縮臨刻入小唐碑中。

###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書醴泉銘，自宋、元、明以來爲藝林所重，幾至家絃戶誦，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搨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殘闕，又經俗工洗鑿，滿紙糝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時聞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然未見原搨，不敢信也。惟吾鄉秦氏有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遂取翻刻，以售於人，謂之秦板。今坊家錦裝檀匣，轉相售易，所稱宋搨者大半皆秦板也。

### 唐磚塔銘

磚塔銘，明末時始出土，石已分爲三塊，近則愈搨愈壞，又亡去百二十餘字，無全本矣。

然得片紙隻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爲名碑，可見古人用筆，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尋也。撰者爲上官靈芝，其下惟有「敬客書」三字。學者謂敬客當姓王氏，或又以敬客爲方外者。余獨不謂然，撰文爲上官氏，則敬客亦姓上官無疑，與李輔光碑巨雅書同一例。今吳門重刻有十餘本，皆以西紙搨之，以充原刻，可發一笑。

### 唐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以草書得名，世謂之草聖，惟郎官石記是真書，太倉王敬美家有一本，爲天下所無，董思翁嘗模入戲鴻堂帖者是也。嘉慶乙丑歲，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爲雙鈎一本藏之。近日吳門顧湘舟上舍又取雙鈎重模一碑，立于蘇州府學尊經閣下，以存長史舊蹟云。

###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爲李思訓，一爲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於署中掘地得之，後爲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有宛平令吳涵者移置順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載之詳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吳門蔣春皋氏，一

藏歛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年六月，余嘗雙鈎蔣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報以詩云：「觸暑吳閭蔣逕閒，手模唐搨李碑還。心馳六礎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對湖山盟北海，肯隨董莫跋張寰？此碑莫廷韓得自張寰，各有手跋。」石經重晤中郎後，扁二邕齋待我顏。梅溪嘗手模蔡中郎石經，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題其齋扁。燕山名蹟幾人知，郭逸鈎模復許誰？借問羣鴻戲海意，董文敏曾模入戲鴻堂帖。何如衣帶過江時？畢澗飛跋，稱憚南田蓄一舊本，嘗縫入衣中，以防失墜，云云。貞珉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越四年，余至京師，毘陵胡蕙麓爲宛平令，卽以余所雙鈎者刻石，署壁仍書李蔭舊題，曰古墨齋。蕙麓聞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與法梧門祭酒共觀新刻，兩公又賦詩見贈，爲一時佳話云。

### 唐滑臺新驛記

李少溫滑臺新驛記不載於諸家著錄，似碑亡久矣。吳門貝簡香氏得一舊本，有元人吾衍跋語，遂摹之磚板，可以亂真。又緡雲縣城隍廟記有重刻本，在今常熟縣城隍廟戲樓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鄭公刻，邑人徐棻有記。

### 唐麻姑仙壇記

南城縣有麻姑仙壇記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爲魯公原刻。其小字者，則趙明誠所云慶歷中一僧所書，黃魯直猶能道其姓名也。自歐陽集古錄稱之，咸以爲魯公親手書，至陸放翁比之羊叔子峴山故事，亦過矣。試觀魯公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廟、臧懷恪、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碑，有書大小兩本者乎？則永叔所謂愈看愈妙者，不過一時興會語，不可遂爲典據也。今曾賓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舊搨。

###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余家有開成石經舊本，其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一格。舊唐書譏其字體頗乖師法，言其與經文相淆雜，非議其書法也。故顧寧人尤詆之，而不知原刻殘闕，爲後人修改補綴，以至魯魚莫辨，顧氏未見原刻，但憑修改之本而駁詰之，誤矣。乾隆壬辰歲，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見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歎惜，始議興修，賴以不墜。第卷帙浩繁，椎搨之難，裝池之費，不能家置一部也。茲記其目錄于此：周易九卷，計九石；尚書十三卷，計十石；毛詩廿

卷，計十六石；周禮十一卷，計十七石；儀禮十七卷，計二十石；禮記廿卷，計三十三石；春秋左傳三十卷，計六十七石；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計十七石；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計十六石；孝經一卷，計一石；論語十卷，計七石；爾雅三卷，計五石；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國學石經，即仿開成舊式也。

#### 四唐碑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唐碑四種，其一爲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爲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開元廿四年。其三爲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天寶十三載。其四爲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載。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岡口登舟，乘黃河南下，曾將四碑帶回，安置樂圃之賜閒堂。至嘉慶四年九月，有旨查抄，爲錢塘馮鸞亭編修購去，道光六年又爲嘉興張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 唐石幢

吳門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漢、唐之碑絕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

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菴道人法住偈語。按朱長文墨池編載有咸通五年于僧翰書在洞庭山者，似卽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一月立，俱正書，亦東西對峙。其三在甬直鎮，今元和縣所轄，大中八年秋崔煥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樣。其四在常熟北山興福寺，卽唐時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扈行書，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按錢叔寶續吳都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間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閱縣志，竟以爲宋時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鎮胭脂墩菴中，上刻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當弟子許亮李帖代贊各捨三千文云云。計五處，余皆推搗之。又一幢在虎邱劍池，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五代周時物矣。

### 後梁鎮東軍牆隍廟碑記

乾隆辛亥歲，余在紹興與修府志，於卧龍山上城隍廟搗得此碑，前載表奏，次列敕旨，最後作記，時在梁開平二年，先武肅王撰文，有官階甚長。碑以城隍爲牆隍，以戊辰爲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陽，墓前三百餘步，地名頭城門，玉皇山卽龍山也。東坡表忠觀碑「龍山之陽，歸焉新宮」是也。碑甚豐大，約高二丈許。龜趺螭首，上有一穿額，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書。本文五行，行九十字，剝蝕過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餘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無悞。撰文者爲丞相和凝，書丹篆額者則司農卿權令詢也。余嘗命石工護之，作護碑圖。碑西南三百餘步名玉屏峯，峯下吳氏墓，茶園之內尚有王子忠獻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略小。據十國春秋，太常卿張昭撰文，則剝蝕無一字矣。相傳爲明時太常吳誠、尚書江瀾先後佔葬時所燬。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訪得之。

##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是碑在臨安功臣山下淨度寺桑園中。碑載普光號令因，爲武肅王第十九子，幼通禪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國羅漢寺，時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師，封安國羅漢寺主，加兩浙僧統。龍德二年，改授吳越僧統，賜號慧因普光大師。竇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衆諷經，乃爲遺

章，申辭王父，圓寂于真身寶塔寺，時年二十有四。王命歸窆於錦里功臣山南，營建塔院。是碑撰書系銜皆磨滅難辨，惟有「鎮東軍節度使」六字及文內「業職忝詞林」五字。《十國春秋》載皮光業以文字受知武肅，特賜進士第、秘書郎、右補闕，尋遷兩浙觀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雖殘闕，而詞句清麗，其爲光業無疑。光業卽日休子也。

### 蜀石經

福州梁蔭林先生爲江蘇方伯，得孟蜀石經春秋殘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計三頁，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傳，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後有翁覃溪閣學、家竹汀宮詹跋語，考之甚詳，定爲孟知祥廣政中據蜀時所刻。曾宏父石刻鋪敘謂爲皇祐元年樞密直學士田況刻，非也。先生既賦詩于後，復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寶云。

### 馬楚銅柱銘

嘉慶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搨得五代時楚王馬殷銅柱銘至京師者。銘文爲李宏皋所撰，吳任臣《十國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記注》皆引之。南昌相國爲裝池巨冊，以爲至寶。余題其後云：「楚王樹國建功多，銅柱鐫書繼伏波。欲識五溪平復事，誓文墨搨好摩挲。八百



年來瘴雨零，行人指點一痕青。吾家鐵券今還守，敢勝溪州柱上銘。相國見之笑曰：「此的真錢生詩，不可移易他人。」

### 宋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石經，在今杭州府學櫺星門內，左右兩廡，計周易、尚書、毛詩、中庸、論語、孟子、左傳七種，僅存八十七石。余於嘉慶初年嘗館於兩浙轉運使署，府學即在其西南隅。每當春秋佳日，輒同二三知己步入學宮，徧觀石經及李伯時所畫七十二賢像贊。曩余做熹平石經體，書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卽於是時始也。案元史載申屠致遠爲杭州路推官，時有西僧楊璉真伽欲取高宗所書諸經石刻築浮屠，賴致遠力拒之，則今之僅存者，寔致遠力也。

### 宋表忠觀碑

蘇文忠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卽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孫壻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偁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一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二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模，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

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觀廢，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本朝乾隆四年，諸暨余懋楨爲府學教授，其同年友趙石函者來視余，忽于齋旁隙地得之，計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時名士如傅玉筍、桑敬甫、勵樊樹、周穆門、丁龍泓諸公俱賦詩以紀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諸兩浙轉運使秦公震鈞、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糧道張公映璣，暨錢塘知縣蔣公重耀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時翁覃溪閣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亦各有詩文以紀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側，真藝林佳話也。楊文襄一清記云：「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徙於樞星門北之兩偏，疑此兩石之外，尚有十餘石，不知淪沒何所矣。」案紹興舊刻所云曾孫堦楊俛者，卽楊和王沂中子，代州崞縣人，見宋史楊沂中傳，惟稱曾孫堦，殊不可解。據榮國公忱墓志，俛娶榮國第三女，其系銜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榮國爲武肅七世孫，實是第八代孫堦，何云曾孫堦耶？考古亦無此稱呼也。

### 墨妙亭詩刻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爲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跌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蓋紀

實也。吳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曾琢爲硯，存十二字，見裘文達公日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爲絕妙。其一片天啓初黃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爲硯，存十七字，爲吳興姚玉裁所藏，後歸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芑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重摹，非真蹟入石也。

### 宋刻

古有碑無帖，隋開皇時嘗以王右軍蘭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猶在人間。唐太宗既得蘭亭真蹟，命供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各鈎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者如歐、褚諸公皆臨搨相尚。又樂毅論相傳爲右軍親手書刻者，其餘皆紙素。所傳太宗哀集二王墨蹟，惟樂毅論爲石本，當爲刻帖之始。自賀季真手模右軍書十卷爲澄清堂帖以開其端，至南唐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軍真蹟，刻爲四卷，爲昇元帖，則刻帖成部者，實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諸鎮，四方圖籍悉輸內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遺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詔命翰林侍書學士王著鈎模三代、秦、漢、魏、晉、六朝、唐人諸名蹟，彙刻

爲淳化閣帖，又有秘閣前帖，然大半皆仿書，或唐人雙鉤，隨意集成，未必盡是真蹟也。米元章、黃長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後，法帖盛行。仁宗慶歷五年乙酉，僧慧超與希白臨模諸帖，刻石長沙，謂之長沙帖。皇祐中，廬陵蕭太傅汝器與其弟汝智相繼宰和州之含山，得劉楚公丞相被賜閣帖，重模載以歸廬陵，謂之廬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孫諤等請旨，乞以淳化閣所未備，取前代遺墨刻之，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歷十二年而成，凡費緡錢一百十五萬，是爲秘閣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劉次莊得呂和卿閣本臨模爲戲魚堂帖，有釋文十卷，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詔旨以淳化、秘閣二帖未有之蹟入石，爲秘閣續帖十卷，實居長沙、廬陵、清江三刻之後。大觀初，徽宗以淳化閣帖漫漶，且王著標題率多舛錯，有詔出內府所藏真蹟，命龍大淵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題，名大觀帖，又增入十七帖、書譜並他帖總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樓下，爲大觀太清樓帖。三年己丑，汝州守穀陽王寀又採集晉、唐、五代名人書刻石，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記，謂之汝州帖。會稽有翻本，黃長睿深譏其謬。又駙馬都尉潘師旦所刻之絳州帖，劉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謂之絳帖、潭帖是也。又黃山谷所刻之臨江帖，山谷自有釋文刻于後。紹興初，有國子帖，又米帖。紹興十一年辛酉，郡守張斛集秘閣、潭、汝、臨江諸帖，參校而成爲武陵帖，又鼎帖亦張斛所摹。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師說爲鐫薛尚功鐘鼎疑識帖，後郡守譙令憲又別鐫

王右軍之十七帖，置于庾樓，淳熙十二年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閣帖，謂之前帖。又集王右軍樂毅論不全本，與黃庭經起，及唐明皇、歐陽詢、褚庭誨、孫思逸、狄仁傑、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書，共爲六卷，每一卷後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字樣，謂之秘閣續帖。紹熙、慶元之間，太師平原郡王韓侂胄刻閱古堂帖，開禧二年以罪死，籍沒其家，石入內府，改名羣玉堂帖，計十卷。他如吳雲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寶真齋法書，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岡軍重模之武岡帖，前後總二十卷。湖州張氏之烏鎮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豐陽所刻之豐陽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陰陸放翁之荔枝樓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漢熹平石經殘字以及黃庭、樂毅、曹娥像贊并歐、虞、褚、顏小楷，謂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間，曾宏父所刻之鳳墅帖及續帖，前後共四十冊，置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云鳳墅者，刻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畫帖、時賢題詠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書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太平府學之姑熟帖。嘉定間劉元剛集顏魯公諸書爲忠孝堂帖，又留忠宣與曾無玷二帖。又宋人集諸家法書刻石爲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觀爲祖本而遞增遞改者。亦有采集諸名家法書在諸帖之外者，亦有專刻一家者。凡此之類，皆謂之宋刻。其中優劣之各殊，椎搨之先後，真僞之混淆無

序，紙墨之濃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也。

### 明刻

有元八十餘年中，無刻帖者，雖如趙松雪之工書，亦惟究心二王，於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無當於意，臨模亦鮮。卽虞伯生、鮮于伯機、鄧善之、柯丹邱、張伯雨輩善於賞鑒，亦未聞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閣帖祖本重刻之爲泉州帖。周憲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爲主，而參之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書，爲東書堂帖。晉靖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大觀、寶晉爲主，而益以所藏，刻爲寶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洲文徵仲父子刻停雲館帖，章簡甫再模之，今謂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章簡甫又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崇間，華亭董思翁刻戲鴻堂帖；金壇王太史肯堂刻鬱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淨雲枝帖；雲間陳眉公聚集蘇文忠書，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書，刻來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爲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臯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又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皆陸深書。莫方伯如忠及其子雲卿刻崇蘭館帖。雲間顧從義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蘭亭松雪十八跋，後周東山又翻刻之。又曾見有國

朝名人書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記何人所刻也。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書爲小玉煙堂帖四卷，蓮華經七卷，他如銅龍館帖、大來堂帖、來仲樓帖、鷓鴣館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寶鼎齋帖、清暉閣帖，皆思翁一手書也。

###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舊人墨跡，遠自晉、唐以迄本朝，編次模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又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鏞之刻其叔父相國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又成親王自刻所藏晉、唐、宋、元舊蹟爲詒晉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於前代，涿州馮相國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禎末年，至本朝順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僅有五卷，而題頭亦未全也。自是以後，真定梁蕉林相國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國有擬山園帖，華亭沈氏有落紙雲煙帖，又賜金堂帖，陳香泉太守有予寧堂帖，虞山蔣相國子名洲爲山東巡撫時，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宣解元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江西曾觀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

氏有秀飡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舍人繼洄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文敏照平生所爲書曰玉虹樓帖十六卷，舍人孫昭薰刻舍人手書爲隱墨齋帖十卷，長白鄂公西林爲陝西巡撫時，刻有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大令刻有綠蓑山莊帖，大興李味莊觀察刻有平遠山房帖，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觀察刻有平津館帖，吾鄉秦蓉莊都轉刻有寄暢園帖，嘉善謝若農編修刻有望雲樓帖，吳縣謝氏刻有楔蘭堂帖，錢塘金氏刻有清嘯閣帖，南海葉氏刻有貞隱園帖，揚州鮑氏刻有安素軒帖。近崑山孫少迂刻壽石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齋堂帖。余與盛松雲員外先刻有詒晉齋帖四集十六卷，皆詒晉齋主人書也。

### 僞法帖

吳中既有僞書畫，又造僞法帖，謂之充頭貨。舊有含翠亭僞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詩爲米南宮詩，後有元豐壬辰米芾書字樣。考元豐紀元始戊午，終乙丑，而無壬辰，其爲僞蹟可知矣。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以新紙染色搨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絳帖，卽原刻也，二曰星鳳樓帖，三曰戲魚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千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林、高江村之類印于帖上，以爲真宋搨。而官場豪富之家不知真僞，竟以厚值購之，其價不



一、有數十金者，有百餘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總視裝潢之華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實皆僞本也。嘉慶初年，有旌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僞造年月姓名，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遍行海內，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噉鄙。

### 論刻帖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爲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爲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蹟，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爲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也；王荊公、陸放翁，以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蹟可也，刻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國朝名人尺牘成大部者，費至數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爲之，非如二王真蹟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有託名書，有同名書，又有並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 家刻

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蹟，見有佳札，輒爲雙鉤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總角刻碑，似有來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爲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雲閣帖二冊，便爲海內風行。嘉慶四年己未，遊京師，鈎刻成親王法書爲詒晉齋帖四卷，十年乙丑，復至京師，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小冊，爲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劉鏗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壙平生所爲書，余時在京師，爲之鈎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進上。十三年戊辰，爲長白鐵冶亭宮保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兩兒曰奇、曰祥將余歷年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爲相國英煦齋先生鈎刻松雪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蹟或舊搨本，擇其尤者，輒爲模刻，命曰小清秘閣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爲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爲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時二公俱鎮閩中爲督、撫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寫經堂帖，起于鍾、王，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爲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

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秦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黃兩峯帽爲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冊，曰黃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圃志傑爲烏程令，余爲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黃庭、顏魯公竹山連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合而爲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攀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爲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蹟，刻爲抱沖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兩年之內，爲歙縣鮑讓齋觀察刻余向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冊，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匡昆仲索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得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帖八卷。次兒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時成焉。七年丁亥，爲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冊，爲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爲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冊，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略備體格，本爲課

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爲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邪、之罘、東觀諸刻石、漢熹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模蘭亭舊本、樂毅論、九成宮、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 叢話十

## 收藏

### 總論

收藏書畫，與文章、經濟全不相關，原是可有可無之物。然而有篤好爲性命者，似覺玩物喪志；有視爲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醫。余嘗論之，其爲人也多文，雖不知書畫，可也；其爲人也無文，雖知書畫，不可也。大約千人之中，難得一人愛之，卽愛之而不得其愛之道，雖金題玉躐，插架盈箱，亦何異于市中之骨董鋪邪？

考訂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若本朝朱竹垞、何義門、王虛舟輩，則專精考訂矣；然物之真僞，恐未免疎略。

收藏書畫有三等，一曰賞鑒，二曰好事，三曰謀利。米海岳、趙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爲

賞鑒，秦會之、賈秋壑、嚴分宜、項墨林等爲好事。若以此爲謀利計，則臨模百出，作僞萬端，以取他人財物，不過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與論書畫耶！

看書畫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爲上等，妙而不真爲中等，真而不妙爲下等。上等爲隨珠和璧，中等爲優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須見聞，又須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詩文有一日之短長，書畫有一時之興會，雖真而乏佳趣，吾無取也。

清河書畫舫謂看字畫須具金剛眼力，鞠盜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爲不然。看字畫如對可人韻士，一望而知爲多才尚雅，可與終日坐而不厭不倦者，並不比作文論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氣和，至公無私，毋惑人言，便爲妙訣。看得真則萬象畢呈，見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間，並不在學問之深長，詩書之廣博也。

晉、唐名蹟，品題甚少，卽有品題，不過觀歎題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題詠，題得好益增名貴，題得不好益增厭惡。至明之項墨林，則專用收藏鑒賞名號圖章見長，直是書畫遭劫，不可謂之品題也。余見某翰林題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筆比擬之，是隔雲山一萬重矣。

國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谷歿後，其物大半歸黃崑圃家，而散于海內者亦復不少。如記中所載之唐僧懷素小草千文、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黃山谷松風閣詩、朱晦翁城南二十詠、貫休羅漢、易元吉猴貓圖、宣和御題

十八學士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榮祿書陶詩小楷及枯樹賦，余皆親見之。

高江邨嘗言，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資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饜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觀其有小印一枚，曰「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銷夏錄中之物亦有真有偽，如蘇文忠送安國教授詩有陳石礪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雙鈎廓填，而江邨亦收蓄之視爲至寶，何也？

收藏書畫是雅事，原似雲煙過眼，可以過而不留，若一貪戀，便生覬覦之心，變雅而爲俗矣。試觀古來收藏家，從無有傳之數百年子孫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書家，前有三宋二沈，後有文、祝、董思翁諸公，此其最著者，其餘如吳匏庵、李貞伯、陸子傳、王雅宜、張東海、婁孟堅、陳魯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稱善書，可爲案頭珍玩。大約明之士大夫，不以直聲廷杖，則以書畫名家，此亦一時習氣也。

有明一代畫家，盛推文、沈、唐、仇爲諸家之冠，然而可傳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進、杜東原、姚公綬、陶雲湖、呂廷振、周東村、陳道復、王仲山、袁叔明、陸包山、宋石門、王酉室、錢叔寶、謝樗仙、趙文度、張君度、孫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楊龍友、陳仲醇、李長蘅輩，亦卓然成家。近時收藏書畫者，輒曰宋、元、宋、元豈易言哉？卽有一二卷冊條幅，又爲海內士大夫家珍祕，反不如降格相從，收取明人之易爲力耳。

唐

玄宗鶴鵠頌，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五尺八寸，紙凡四接，岐縫內俱有「開元」二字小印。結構精嚴，筆法敷暢，迥非唐以後人所能爲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後俱有宣和、政和、小璽，蓋宋時曾入內府者。相傳尚有黃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謹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語云：「唐玄宗鶴鵠頌，宋時藏于祕府，徽宗朝有鶴鵠千數集于後苑龍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題于後。」宋亡，卷遂流落民間，爲指揮方明謙得之。佑謂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皇遠避之時，雖有鶴鵠數萬，何益于治亂存亡哉。」據此，則知卷後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經訓堂帖者，卽此本。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計七十八字。宋時曾入御府，有「悅生圖書」，則知又是賈秋壑家中物也。後有趙子昂、郭天錫二題。乾隆戊申歲，太倉畢竹癡員外曾購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夢奠」二字非吉語，旋復還之。余時在先生河南節署，一見，後不知所歸。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徵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款，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



張氏清河書畫舫則定爲米元章臨本。余亦未敢視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鬱岡齋帖，經諸賞鑒家品題，自足寶貴耳。

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蹟，書于絹素，雄古渾厚，用墨如漆，迥非後人所能模仿。國初藏真定梁相國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歲，爲畢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歿後，圖籍星散，又爲揚州吳杜邨觀察所有。嘉慶丁卯歲，粵東李載園太守來吳門，攜有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墨蹟卷，其書皆狂草，如張長史筆意，而杜邨觀察適至，顏冊亦在篋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蹟，同觀于虎邱懷杜閣下。余笑曰：「顏、杜生于同時，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後使兩公真蹟聚于一堂，實吾三人作介紹也。」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魯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後魯公以元載謗貶湖州，在大歷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時也。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瓊宮陰陽通真祕符之前，卽海昌陳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爲唐開元廿六年玉真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始定爲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爲鍾書也。明萬歷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于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

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數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爲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于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爲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髮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爲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卽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僞跋于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爲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于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白麻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八寸六分，計三十二行，前後有尚書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璽，蓋宋時嘗入內府者。其鮮于樞、張可與、張宴三題之後，并書新唐書本傳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卽戲鴻、快雪祖本也。余在畢秋帆先生家見之，

後爲豪貴所索，遂入京師。

范隋告身，絹本，高八寸，長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十四字，卽文正公五世祖也。後有宋人跋語二十一人，元人跋語二人。今藏吳門范氏義莊，有石刻。

懷素小草千文卷，黃素絹本，高九寸，長八尺七寸六分。筆法嚴密，字字用意，脫去平時劍拔弩張之習，而一趨于自然。後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年六十有二」，字勢略偏側，正其晚年作也。後有宣、政、三、璽，卽宣和書譜所載四卷之一。卷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用軍司馬印印之。相傳素師居永州龍興寺，卽吳呂蒙故宅，寺後浚井，得軍司馬印，故素師每作書必用是印。後有文休承一題，具載始末，嚴分宜冰山錄中物也。本朝康熙中，爲商邱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時歸入明府。乾隆丙午歲，吳杜邨太史購于京師，以贈畢秋帆先生。余嘗模入經訓堂帖，較停雲所刻，有過之無不及處。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尚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跋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間沈杞雲司馬託余集刻晉、唐小楷，爲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卽杞雲所藏。一曰鬱單越經，歛鮑席芬家所

藏。一曰轉輪王經，繁昌鮑東方所藏。一曰金剛經，吳門陸謹庭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絺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黃蕘圃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芑堂所藏。他如兜沙經，吳門葉氏所刻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羅昭諫嘗爲先武肅王鎮海軍掌書記，昭宗賜王鐵券，時羅正在幕府，則謝表必其手筆也。余年十九，在吳門清嘉坊書肆中見昭諫手書謝鐵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後書「乾寧四年月日臣羅隱代脫」十二字。代脫者，代爲脫稿之義也。後有劉青田一題，考之最詳。國初藏勵宗萬家，不知何時流落吳門。當時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後爲粵東一客所得，屈指四十餘年，至今猶在心目。

張僧繇沒骨山水一幅，絹本，上列兩峯，青綠相間，其下蒼松三株，白雲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間，落筆雄奇，出人意表。舊爲宛平王相國家所藏，畫之上方有禹鴻臚之鼎題記。

尉遲乙僧天王像，絹本，著色，真唐人筆法也。本立軸，作袖卷裝池，橫看，自宋時已然，後有宣和、紹興小璽及內府圖書之印，並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聖旨審定及內侍盧道隆等官銜，又元張金界奴上進題名一行，項墨林家物也。畢秋帆尚書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進呈，今藏內府。

五代

先武肅王賜崇吳院長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帥」五大字，後題「龍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後又大書「都元帥吳越王」六字。下有押，猶今之畫稿也。文作駢體，字徑六分，絕似蘇靈芝憫忠寺碑，蓋晚唐書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來世藏台州本家，與鐵券並守。憶於乾隆辛亥歲，余在會稽同修郡志，嘗借觀，爲雙鉤一通，刻小清秘閣帖中。至道光癸未歲，余再至會稽，則知爲家新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蘇志，崇吳寺在今吳江縣充浦，前臨太湖，兩洞庭山在望。惟地僻鄉隅，鮮有至者。他日擬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猶見五代時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於草書，見之史冊，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狀七行，後具押字，余前已雙鉤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樸諸跋皆爲人竊去，惟存熙寧、元豐、元祐題名而已。中有賈平章觀款，書法極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觀鐵券，又復摩挲者累日。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雲臺宮保嘗以示余，余頗疑之，未爲雙鉤，其後卒以刻石，有跋記於後。

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宗御題「勘書圖」三字，又「王齊翰妙筆」五字。畫一貴人自挑其

耳，坐于屏幃之前，衣紋精細，設色甚工，儼然吳道子法也。後有蘇東坡、穎濱兄弟及王晉卿題跋。舊爲吾鄉安氏之物，嘉慶壬戌十月在揚州吳杜邨太史家見之。

世稱唐小李將軍之畫，今所傳者絕少。余嘗在吳盤齋大令礪城署中觀五代時衛賢所畫廣寒宮圖，樓臺殿閣，細逾毛髮，中有一宮門，上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離宮別館，用筆若絲，刻劃精整，幾無剩意。其款兩字在一石隙之間，恐小李將軍亦不能過之也。鑲邊絹上有梁蕉林鑒賞印記，其上又有一小璽，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瀟湘圖，思翁舊物也，藏畢秋帆尚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瀲灩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漁人布網漉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思翁一生畫學得力於此。前後有三跋，隨筆中亦載之。後爲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

宋

高宗賜岳忠武墨敕草書十四行，在硃色雲龍箋上，有「皇帝上用」「書詔之寶」兩璽。此敕舊藏西湖岳廟，爲奉祀孫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門先生爲浙江布政使，始爲裝池，題一詩一跋，刻諸石上，嵌于廟壁。時余在轉運使署，因將搨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賦詩見寄，余

乃請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內之士，題詠遂遍，近已滿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蹟，一高宗草書，在團扇上，書「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一首，後用德壽硃文璽，當爲高宗晚年筆；一孝宗書「春雲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風度碧岑，既解從龍作霖雨，油然出岫豈無心」廿八字，合裝一冊，爲仁和趙晉齋文學所藏。近時士大夫題詠甚多，余亦題二絕云：「石經剝落長苔痕，遺恨冬青不足論。留得二陵真蹟在，蓬門猶識趙王孫。」焚香再拜啓題封，想見揮毫德壽宮。龍鳳昇天陵谷改，尚餘文翰扇清風。」

陳簡齋詩卷，紙本，凡一百零一行，計詩二十三首。舊有張宣公標題，今不存。後朱晦菴、劉西臺、危太樸諸跋，具在。案宋史，簡齋名去非，高宗時爲資政殿大學士。太樸跋語具詳始末。

蔡忠惠謝賜御書詩表，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按續書斷載仁宗深愛君謨書，嘗以御筆書「君謨」兩大字并詩以寵異之，君謨乃作詩表謝，卽此卷也。往時見雲南周氏刻人春雨樓帖，後見墨蹟，在五柳居陶蘊輝家，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

又忠惠自書詩稿，計八頁，每頁十行，共七十二行。第一行書詩之三下書「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紀行之作也。其第二頁題龍紀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極有古人風格」九字，則歐陽永叔親筆也。是冊南宋時曾入賈似道家，前後俱有「悅生葫蘆」及長字印

記，又有楊龜山、張正民、蔣璨、張天雨、張樞、胡粹中諸題。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

蘇文忠書，余所見者不下十餘種，真偽參半。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以黨藉禁蘇、黃文詞，并墨蹟而毀之，至政和間始弛其禁，故後世傳者少也。曩在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家有大書，偃松屏贊，乃其謫惠州時爲書，示其子過者，第絹本毀濫不全，余集其數句刻入小清秘閣帖。又有九歌六段，是從家恬齋方伯處得，雙鉤上石，未見真蹟。

又文忠書四十二章經真蹟，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觀于汪筠莊明府齋中，書在絹素，織成朱絲闌。高九寸許，長七尺二寸。小楷，微帶行筆，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數行破裂者，而後幅完好無闕。有宋僧悟靜、元王原吉、時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陳無軒載入寓賞編，茲不復贅。後爲筠莊子元度攜于行篋，在晉陵舟中遇賊竊去。越二十餘年，京口楊子堅忽于友人家見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頌卷，有趙松雪題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偽書，以售於人，遂借以雙鉤，與原蹟無二，以示畢秋帆先生。時先生爲河南巡撫，竟以千金得之，實僞蹟也。

黃文節松風閣詩卷，高九寸餘，紙本，三接，長六尺二寸，無款印。元至治間爲皇姊大長



公主收藏，不擇人而題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銜。乾隆己酉春三月，觀于鎮洋畢澗飛家。

又文節書劉禹錫伏波神祠詩卷，明時爲嚴分宜舊物，有張千湖、范石湖兩題，今藏諸城劉文清公家。信芳尚書嘗以示余，生平所見山谷墨蹟，此爲第一。

米禮部書宗室崇國公墓志銘，鄭居中撰文，幾二千字。余所見者有大小兩本，絕似褚河南哀冊。後有袁桷、鄧文原、黃潛、柳貫、揭泐、葉盛、吳寬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齊梅麓員外家，其一藏揚州鮑氏。按米襄陽志林，當時臨模米書酷肖可以亂真者有二人焉，一吳雲壑名琚，一陳伯修之子陳寺丞，禮部俱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或兩人所臨也。

又禮部虹縣舊題真蹟卷，無款，有儼齋秘玩圖書，是華亭王氏之物。後有金大定間劉仲游、元好問兩題。雲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鈎模入帖。

又禮部書杜詩王宰山水歌墨蹟卷，絹本。後有徐守和兩跋。雲南周氏曾刻春雨樓帖，今藏吳門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余見者有二種，一爲嘉善謝若農中翰所藏，易繫辭自「无咎者善補過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計六十一行；一爲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論語「顏淵問仁」至「司馬牛問仁」，計五頁。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約相同，當是文公一手書者。

朱文公和張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孫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賓之篆書「晦翁手澤」四字，

後有干文傳、黃潛、于淵、李東陽、吳寬、周木、陸簡、何喬新、董越、李士實、張元楨、費宏十二人題跋。楊鐵崖和詩，後又有陳白沙、謝肇浙、徐渤三題。其黃潛書城南齋記稱常熟錢君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尚書干先生遊，先生守婺源時，得朱子手書城南齋二十詠而寶愛之，卒乃歸諸伯廣，遂即所居東偏構一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號焉。按虞山譜，伯廣諱廣，千一公七世孫，柳溪先生寬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趙季由太守於吳門寓齋，出示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真蹟，筆筆飛舞，全用米法。後有董思翁一題，傾倒殊甚。惜其物已經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國書「慈幼堂」三字，爲吳中顧頤醫陳仲和所得，卽以名其堂。後有陳繼、王整、劉吉、邱濬、費閏、吳寬、楊士奇、胡濙、楊榮、金幼孜、李東陽、楊翥、馬紹榮、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陳鑑、朱仲陽、張昇、靳貴、劉忠、毛澄、楊守陟、吳儼、李傑、楊廷和、陸簡、宋穀二十九人題跋。此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嘗倩同邑陶君名廣考諸人名號爵里甚詳，有小記附於後。

馬遠松陰高士圖，吾鄉李芥軒先生所藏，閱百年矣。嘉慶庚申，從子有穀持以示余。按遠畫本師李唐，用焦墨作樹石，筆力矯矯，千古獨絕，吳小仙所從出也。

李營邱秋山行旅，吳門繆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畫絹素狹，俱是雙擗，此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歲，畢秋帆先生爲河南巡撫，聞其名，爲物色之，有客攜至汴梁者。余時在節署，因

獲觀焉。

米元暉雲山圖卷，紙本，款題「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懶拙米元暉戲作」十六字，後有元人韓性、王逢、楊遵、顧祿、宇文公諒、朱文瑛、陶九成諸題，道光乙酉四月偶於汪氏見之。

元

趙榮祿書壽春堂記，大楷書，是絹本屏幅，剪裝巨冊者。嘉慶元年，余客兩浙轉運使幕中，雲間陳古華太守攜以見示，同海豐張穆菴都轉、烏程陳無軒學博披覽一過，後阮雲臺先生嘗刻石武林。

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烏絲方格，字大逕寸，前有篆書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計六十二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華兩跋，錢塘梁文莊公家藏物也。嘉慶元年二月，余謁山舟先生，始觀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鑒真帖，而長白煦齋相國見而愛之，因介余往錢塘雙鈞，又收入松雪齋帖。

二贊二圖詩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後有卞華伯、王弇州、董思白、陳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謂是卷學顏魯公送蔡明遠叙，兼米海嶽用筆，迥異平日之作，洵至論也。向藏畢秋帆尚書家，余嘗鈎刻入經訓堂帖。嘉慶己巳，偶遊京師，知爲劉文清得之，今又爲煦齋相國所有矣。

汲黯傳小楷，用歐筆，爛漫千餘言，當爲松雪平生傑作。惟余近年所見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補書，絹紙相雜，真贋莫辨。甚矣哉，作僞之人也！

天冠山詩本，廿八首，今陝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間，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學江西，得一本，紙墨完好。後松雪自題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爲作此廿八首。」按其時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師，官集賢學士，未嘗至此山也。陝刻跋云：「予昨遊天冠山，且謂山在丹陽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貴溪。」丹陽乃道士號，足證陝刻之不真。然用筆自佳，非近世人所能爲之，或曰文待詔少年作也。

小楷過秦論三篇，刻于戲鴻堂帖者惟一篇耳。嘉慶乙亥，婺源齊梅麓員外宰吾邑，偶談此卷，云真蹟在其同鄉董小楨編修處，越數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後當惠贈也。梅麓賦詩云：「鷗波妙墨世原稀，況復香光論入微。趙璧竟從千里去，吳鉤今許五年歸。米顛豪奪真無賴，季布盟言豈有違。寄語山靈好呵護，莫教化作朶雲飛。」他日此卷竟來，余當爲員外一并上石，以與戲鴻、滋蕙兩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賦，松雪平生臨本最多，相傳松雪曾見過王子敬墨蹟者。余曩在京師，見司馬達甫中翰家一本，紙墨如新，今爲孫制府平叔氏所藏。粵東吳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數行，乞諭晉主人補書之。其餘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蹟，至經訓堂帖所刻楷書本，則

僞矣。而學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異哉！

頭陀寺碑文，吳門蔣氏所藏，余於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觀察舟中見之，用筆在洛神、枯樹之間，可寶也。

神仙篇五首，一張正見，二盧思道，三王融，四陳思王，五郭景純，後書「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宮道人書」。字如中指大，靈和峭拔，當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筆。然觀其卷中如「憶」之作「憶」，「娥」之作「蛾」，「阿誰」作「何誰」，「進趨」作「進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爲僞本無疑。今在英相國家。

舊聞當湖家夢廬處有松雪臨黃庭經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見。道光丙戌春日，偶於梅麓員外寓齋閱之，後無年月可考，審其結體用筆，實松雪早年書，殊乏英俊之氣。有鄧善之、楊載等十六人題跋，皆真。

臨楮河南枯樹賦卷，白宋箋本，長洲宋小巖編修所藏，後歸畢秋帆先生。有趙孟淳、白珽、陳深、龔璠、周天球、黃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貞、文伯仁、黎民表諸題，最後有太僕寺印及撫治鄖陽等處關防，是明時王敬美家舊物。

「快雪時晴」四大字，乃是題張伯雨臨右軍帖前者，後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與壽春堂記相等，前篆額六行，計廿四字，內兩行爲後人重補。此卷今藏笠耕少僕家，惜文中闕數行，失去仇公諱字，後有倪鉅一跋，云仇字彥中，又見虞道園書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鏐也。

嘉慶己未春，余在京師，過質郡王府，見松雪畫陶靖節像，闊袖幅巾，手攜一杖，翩翩欲仙，上書歸去來辭小楷十二行，真妙筆也。郡王薨後，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見矣。

孫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歸去來辭，是畢氏廣堪齋舊物，余嘗模入集珍帖中，審其用筆，當爲中年之作。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于吳杜邨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老本是也。尚有吳傳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爲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

吳門陸謹庭嘗得松雪畫李太白廬山觀瀑圖，青綠山水，一紙皆滿，無空隙處，而一種幽深玄遠之趣，溢于尺寸間，非松雪妙筆，不能傳之也。後有元、明人題識甚多，其姚公綬一跋最長，惜爲後人妄加「趙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爲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婁東，在畢潤飛員外家見魏公自繪小像，紙本，長尺許，闊七寸，作一鏡。像居其中，僅畫半身，頭戴一笠，身著月白氅衣，面圓而俊偉，豐神奕奕，微鬚，真元世祖所稱。

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書贊兩行。又在友人處見一像，有自題七律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束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趙孟頫自題」，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裝」。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非素所願，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趙松雪嘗拜中峯和尚爲師，爲畫一小像甚妙，盤椅一張，師橫卧其上，朱履一雙脫在椅前。此種畫法，古所未見。後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爲師作贊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吳興趙孟頫焚香謹贊。此幅往在吳門陸白齋先生家見之，曾倩南潯陸梅圃臨過一幅，後爲友人攫去。觀此兩像皆畫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傳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絕少。憶于甲寅二月，余在錢塘晤鮑綠飲先生于西湖寓中，見一卷，當是夫人生平傑作。後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於姚居南潯一詩一跋，寫作俱妙，題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晚畝閒。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敷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幔結貽佩纓，重之青琅玕。寫真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況有斐媿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于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

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磨墨，寫此幅于軒中。夫婦人之事，箕箒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爲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臬識。」

趙仲穆書畫，昔人稱其克紹家風，然用筆太重，重則近俗，無復有乃翁秀色。因知筆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間，雖父子不能傳也。余弱冠時在吳門見仲穆手書長卷，所錄古今體樂府小詞共計三十五首，後題「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吳德璉姊丈一觀」云云，後有文衡山、許初兩題，皆精。衡山跋謂德璉者卽王國器魏公長壻也。德璉長于新樂府，當時爲楊鐵崖所稱，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書其先世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所撰誅蚊賦，桂花紋白綾本，共計七十二行，最後十七行參錯書在紙上，蓋應其方外交閉上人所請也。後有魯威、柯九思、蘇大年、王敬方、鄭元祐、楊椿并元祐書刻石疏共七題。此卷明時藏沈石田家，後歸吾鄉華東沙氏，至本朝又爲梁蕉林所得，畢氏經訓堂帖始刻之。

饒介之號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亂隱居姑蘇，跌宕自喜，嘗與雲林生往來。工草書，宗懷素。余嘗見其蕉池積雪詩卷，童梧岡侍郎所藏也。後有金問、魏瀚、呂憲、吳昂、王淮、朱應祥、蔣宗誼、姚公綬、鮑浩、馬時正十人題跋，並下令之，安鹿邨書畫印記，惜爲後人填墨，殊失



真面目矣。

張伯雨書，實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種逸韻，與柯丹邱異曲同工。曩從王夢樓太守案頭見所書台仙閣記，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縑短幅，平生所見甚多，一時難以悉記。

趙大年江邨秋曉圖，絹本，無款，前後有元初人圖書印三方，後有龔璠、吳訥、趙孟頫、陳敬宗四題，真蹟也。

高房山山水簡澹超逸，可與二米相伯仲。余嘗見其墨竹一幅，亦可與吳仲圭、顧定之相伯仲矣。有趙松雪一詩題其下，云：「高侯落筆有生意，特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黃子久與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俱爲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煩簡得中，不特爲三公之冠，實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時所見畫幅甚多，惟在京師內務府胡某家見浮嵐暖翠一幅爲最妙。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畫宗李昇，而皴法少異，其品在松雪、大癡之間，萬壑千巖，長松修竹，又是一種谿逕。余嘗見叔明畫紫雲山圖真蹟，出筆奇古，與平時所作迥異，固知名家一邱一壑，無不臻妙境也。

叔明嘗爲陶九成作南邨真逸圖，余在秋帆先生家見之，高八寸，長三尺許，紙本，不著名。

款，惟用「黃鶴山樵印」一方，後附孫作撰傳，王掖撰序，胡儼撰記，金聲跋語，皆一時名手。張丑題云：「萬歷戊午春獲於長洲吳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與九成爲中表兄弟，每過南邨，輒流連不忍去，興酣落筆，穠郁深至，可一掃丹青故習，非松風閣、聽雨樓、琴鶴軒諸卷所可比倫也。舊時尚有叔明白題篆書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懶遊窩圖卷，紙本，高六寸五分，長一尺四寸。後有記二十行，書法類右軍東方先生畫像贊。題款曰「壬寅九日句吳倪瓚爲安素先生寫」，最後有彭敬叔、徐乘二詩。按雲林集載此文，文中所謂金君安素者，實先世永謙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薦辟，以人材科將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讀堠山之陽以終其身，距雲林所居甚近，家譜所載。是卷昔嘗見于陸白齋先生家，既又見一幅，有記無圖，畢秋帆尚書所藏，曾刻入經訓堂帖者，實僞本也。

又嘗見雲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題「丁未五月東海倪瓚畫」。後有吳匏菴、卞華伯二詩，吳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邊更看山。獨有去年詩興在，雲林清閬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遠山。老我今爲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斑。」俱是真蹟。

梅花道人書畫俱妙，余所見不下一二十種，畫竹尤多於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則斌笠耕少僕所藏之絹本雨竹，皆仲圭生平傑作也。又道人有草書心經一卷，爲詒晉

齋主人所藏，後贈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與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屬余刻石梅花菴，有跋記之。  
顧安字定之，善畫墨竹，吳仲圭以蒼老勝，定之以秀色勝也。揚州吳杜邨觀察有小幅立軸，余曾雙鈎刻石，贈江元卿員外。又吳門王月軒所藏長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錢塘趙氏見一幅，後有屈生題云：「海內人傳顧定之，生平畫竹發清奇。披圖記得湘江夜，翠影參差月下時。」

僧大祐書七寶泉開山順菴主行實並道衍書順菴主塔銘合卷，有錢仁夫、李應禎、戴冠三題，吳縣光福寺中舊物也。按道衍卽姚恭靖，書時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見成祖之前。

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後。明人題跋觀款散題于諸卷上者凡數十處，不能盡記也。

有元一代，書法大約俱由松雪門逕，如柯丹邱、白湛淵、郭天錫、張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獨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鮮于困學、康里子山、鄧善之、周公瑾、楊鐵崖、陸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畫家全講氣韻，不名一格，實能超出唐、宋人刻畫之習。黃、王、倪、吳無論矣，生平所見者，山水則朱澤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壺、曹雲西諸家，花卉人物則王若水、王元章、錢玉潭、孟玉潤諸家，蘭竹則鄭所南、李仲芳、蘇昌齡、顧定之、李息齋及其子遵道諸家，如過眼雲煙，不能悉記，皆所謂以氣韻勝人者也。



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爲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爲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會稽、碣石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于宛轉，遂將鐘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爲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爲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爲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卽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爲方，而爲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

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于此，迨鍾傅一出，又將漢隸變爲轉折，畫平豎直，間用鉤趯，漸成楷法，謂之真書，篆、隸之道，發洩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爲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勦襲元人之言，而爲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玄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爲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羣艷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侍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此日

益盛云。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爲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良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蝨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蝨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爲自漢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隸，第爲真、行汨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爲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卽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卽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玄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爲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既分，圖籍無徵，鍾法一變，遂有真書，流爲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二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爲七省漕務總督，款留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蓋由篆變爲隸，隸變爲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



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繅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寶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相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宜于啓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于碑榜。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爲確論。余以爲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以啓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毋足怪也。

##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啓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歷以前宗歐、褚者多，大歷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爲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概而論。卽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爲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祖、太宗輩始爲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爲創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

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頌，相州畫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爲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真能得書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蹟，有僞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札，何嘗是坡公真蹟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萱不以爲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實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卽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末三四年，毛病百出，旋復去之，迺知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爲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泳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爲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人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崑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卽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卽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既不可學，當學何書爲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

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爲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爲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事，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爲碑榜者，那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敕、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

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尚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于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爲訓也。吾人學力既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敍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爲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于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尚力學如

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爲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爲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于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爲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爲大病者，非也。

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尚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資學力，尚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爲諸城劉文清公，一爲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爲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

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于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筮江上習氣，中年得張樗寮真蹟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爲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爲竈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爲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 叢話十一下

### 畫學

####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若雷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藎澹勝人，是卽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之法以氣

韻爲工，本朝惲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爲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爲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尚難于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游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册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尚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辨，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

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 畫中人

錢載號籀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爲忘年交，有膝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尚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

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毳，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覲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關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卽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嘗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敬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仁宗在潛邸識其人，召寫御容，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繚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爲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爲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人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楛園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楛號楛園，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楛園無所遇，坎珂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人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卉。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人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蕉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

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爲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秦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爲「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爲余臨上官周鹿門借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奔，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歿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官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畝，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

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爲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葯，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漕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激號南薌，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奉旨回籍，不加罪。



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埴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人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昴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樗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裴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爲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

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爲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任三邑，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至于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癡，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豐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爲余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屠倬字琴陽，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樸，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官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弼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於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人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宗愛其筆墨，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爲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

齊己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

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 叢話十二

## 藝能

## 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爲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爲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遝，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爲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之道，但令其臨模己書，合己意，而後爲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爲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爲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爲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爲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爲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無天分，少

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爲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聖祖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圓歷儀象、璇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 射

射爲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爲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

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爲詐人武斷，包漕說訟之事乎？

### 投壺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卽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賊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爲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鵠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灝號梅華，滕鑒号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



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于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于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袍、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間，亦今之賀老也。

###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遂深惡之，以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

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爲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弈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璧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弈，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菴爲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弈，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歛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奏、漢爲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

後落墨。譬諸畫家，無胸中丘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莢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峯啓淑，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爲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韻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爲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峯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爲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兩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爲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鄼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爲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人手，而上追秦、漢，

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枚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爲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爲，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爲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贋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尚不精，況篆隸乎？

###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爲佳，其所謂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極其妙。然毫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毫。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

最健之毫逆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穎，以此爲厚，不亦謬乎！

###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爲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椎千捶萬捶，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牋紙近以杭州製者爲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礬太重，不能垂久。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于唐、宋，所謂衍波牋、浣花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爲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牋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 琢硯

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

其他名色甚多，如鸚鵡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官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阮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阮爲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卽如歙之龍尾、蘇之嶼邨、漢官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爲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爲硯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帶，人家牆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爲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妙爲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琢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爲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鳧溪，手段卻好，惟所琢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斷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



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爲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爲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爲余鑄如意百柄，蟾鏡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鍊簫、鍊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鸞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于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北定極，衆星旋轉，玩二十八宿于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爲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毫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爲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琿渠、青金、綠松、螺甸、象牙、密蠟、沉香爲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榻、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于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二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

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 刻書

刻書以宋刻爲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爲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鑿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 裝潢

裝潢以本朝爲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爲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帚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爲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潢法，故工于此者日漸日少矣。

##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偃，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爲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櫺，桅杆兩，櫓頭稍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髻者爲

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爲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二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爲洞簫，吹于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爲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

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爲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闊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于領略，而又必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爲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爲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卽低，非闊卽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爲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牆爲牖，在屋爲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爲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的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靈瓏剔透，尤爲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爲，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爲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

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爲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

裝修非難，位置爲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欸奧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茅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爲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豬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爲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爲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爲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爲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于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

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豬爲十三經，山珍海錯爲廿二史，葱菜薑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爲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點食多爲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爲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爲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間，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亞于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



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爲佳，江南以螺螄青爲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鰱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鰻，太湖之鼈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萋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鱈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之者能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鱒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卽死。

刀魚本名鯪，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爲美味，不可去之，此爲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爲穢污之物，輒棄去，余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鯪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菓子爲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菓，炒荸薺，炒藕絲，山藥、栗

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爲菜者，如胭脂葉、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肴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瞻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咸宜，但期適口，卽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饌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饌肉，而無珍饌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爲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治民。珍饌嘉肴，自較饌肉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 堆假山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爲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子、張國泰皆爲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于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臯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榭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于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鉤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

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 製砂壺

宜與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爲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雯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爲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于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韻頡。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爲最著，聽其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爲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爲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卽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嚨，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

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于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于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牆。」

### 演戲

梨園演戲，高宗南巡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卽崑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爲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詩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勸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爲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爲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爲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衆，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 雜戲

按文獻通考，雜戲起于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碗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碗，雜以談諧，爲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臺臺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蹋毬弄碗真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穎有碗珠詩云：「碗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杖手中迴。」似卽今之弄碗也，可補古雜戲之缺。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毬鉛彈、攢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爲衣食者也。